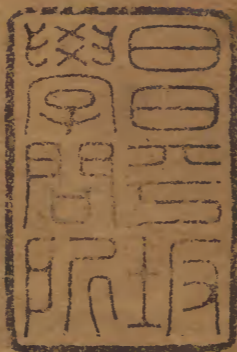


儒宗理要

二程子三之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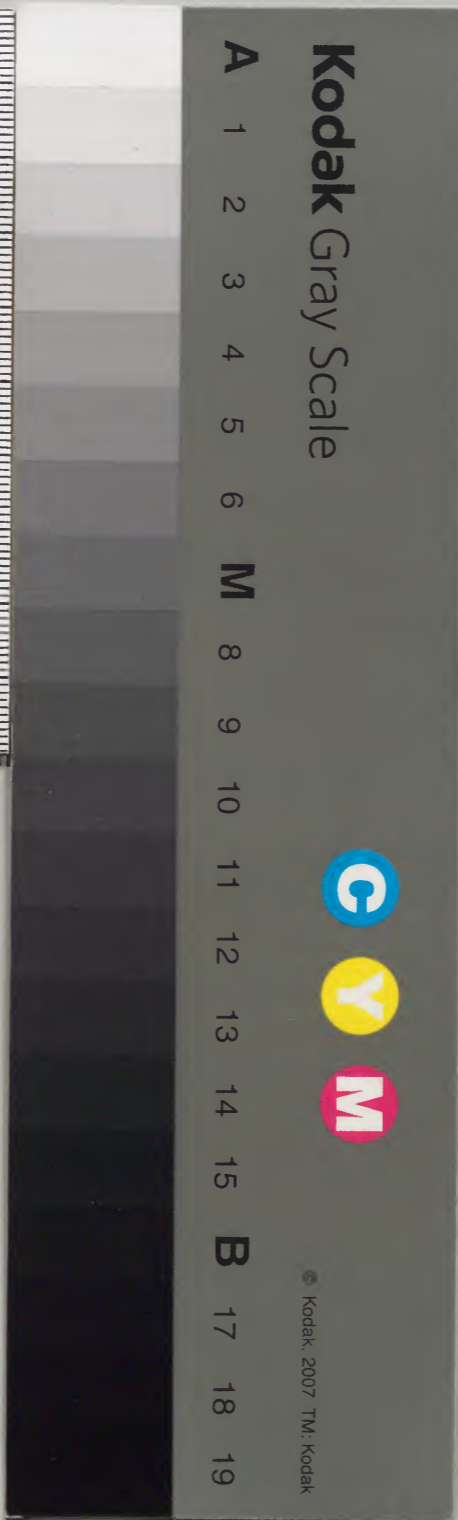
五



漢書門			
九	四	七	二
一	八	一	
冊	架	函	號類

内閣文庫			
五	九	九	漢
一	八	一	書
冊	架	函	號類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9473
冊數	10 (5)
函號	299 1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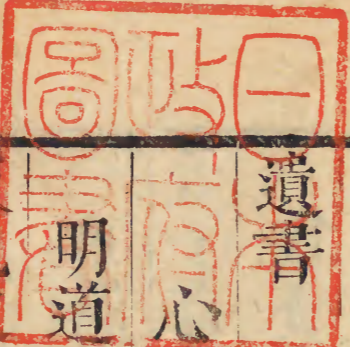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等が開きが不鮮明な場所あり

一程子卷三

後學西山張能麟纂輯

淺草文庫



遺書 外書

心性類 附神

明道先生

天地之間非獨人為至靈自家心便是草木鳥獸之心也但人

受天地之中以生爾 以下論心

人心莫不有知惟蔽於人欲則亡天德也

人心不得有所繫

人心常要活則周流無窮而不滯於一隅

遺書外書心性

遺書外書心性

須是大其心使開濶譬如爲九層之臺須大做脚始得
玩心神明上下同流

聖人之心未嘗有在亦無不在蓋其道合內外體萬物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自漢以來儒者皆不識此
義此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也純亦不已天德也有天德便
可語王道其要只在慎獨

孟子言養心莫善於寡欲寡欲則心自誠荀子言養心莫善於
誠既誠矣又何養此已不識誠又不知所以養

耳目能視聽而不能遠者氣有限耳心則無遠近也

人於天理昏者只是爲嗜欲亂着他莊子言其嗜欲深者其天

機淺此言却最是

心具天德心有不盡處便是天德處未能盡何緣知性知天盡

已心則能盡人盡物與天地參贊化育則直養之而已

心定者其言重以舒不定者其言輕以疾

聖人於憂勞中其心則安靜安靜中却有至憂

未有不能體道而能無思者故坐忘卽是坐馳有忘之心乃思
也

呂與叔嘗言患思慮多不能驅除曰此正如破屋中禦寇東面

一人來未逐得西面又一人至矣左右前後驅逐不暇蓋其
四面空虛盜固易入無緣作得主定又如虛器入水水自然

入若以器實之以水置之水中水何能入來蓋中有主則實實則外患不能入自然無事

謝良佐嘗習忘以養生先生曰施之養生則可於道則有害習忘可以養生者以其不留情也學道則異於是必有事而勿正何謂乎且出入起居寧無事者正心待之則先事而迎忘則涉乎去念助則近於留情故聖人之心如鑑孟子所以異於釋氏者此也

獵自謂今無此好周茂叔曰何言之易也但此心潛隱未發一日萌動復如前矣後十二年因見果知未也

先生昔在長安倉中閑坐見長廊柱以意數之已尚不疑再數之不合不免令人一一聲言而數之乃與初數者無差則知越着心把捉越不定

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以下論性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生之謂性告子此言是而謂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則非也

生之謂性性即氣氣即性生之謂也人生氣稟理有善惡然不是性中元有此兩物相對而生也有自幼而善自幼而惡是氣稟自然也善固性也然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蓋生之謂性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孟子言人性善是也夫所謂繼之者

善也者猶水流而就下也皆水也有流而至海終無所汚此何煩人力之為也有流而未遠固已漸濁有出而甚遠方有所濁有濁之多者有濁之少者清濁雖不同然不可以濁者不為水也如此則人不可以不加澄治之功故用力敏勇則疾清用力緩怠則遲清及其清也則却只是元初水也亦不是將清來換却濁亦不是取出濁來置在一隅也水之清則性善之謂也故不是善與惡在性中為兩物相對各自出來此理天命也順而循之則道也循此而脩之各得其分則教也自天命以至於教我無加損焉此舜有天下而不與焉者也

服牛乘馬皆因其性而為之胡不乘牛而服馬乎理之所不可德性者言性之可貴與言性善其實一也性之德者言性之所有如卦之德乃卦之蘊也

道即性也若道外尋性性外尋道便不是聖賢論天德蓋謂自家元是天然完全自足之物若無所汙壞即當直而行之若小有汙壞即敬以治之使復如舊

生生之謂易生生之用則神也

以下論神

窮神知化化之妙者神也

易聖人所以立道窮神則無易矣

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神無速亦無至須如此言者不

如是不足以形容故也。

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若上竿弄瓶。至于斲輪。誠至則不可得。而知上竿初習數尺。而後至于百尺。習化其高矧聖人誠至。豈可得而知。

中庸言誠便是神。

冬寒夏暑陰陽也。所以運動變化者神也。神無方。故易無體。若如或者別立一天。謂人不可以包天。則有方矣。是二本也。氣外無神。神外無氣。或者謂清者神。則濁者非神乎。立清虛一大爲萬物之源。恐未安。須兼清濁虛實乃可言神道。體物不遺。不應有方所。

橫渠教人本只是謂世學膠固。故說一箇清虛一大。只圖得人。稍損得沒去。就道理來。然而人又更別處走。今日且只道敬人之知思。因神以發。

伊川先生

心與理一。而人不能會之爲一。以下論心

有主則虛。無主則實。必有所事。

人不能祛思慮。只是吝吝。故無浩然之氣。

有恐懼心。亦是燭理不明。亦是氣不足。須知義理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玩理以養心。如此然窮理亦當知用心緩急。但苦勞而不知悅處。豈能養心。

今人主心不定。視心如寇賊而不可制。不是事累心。乃是心累事。當知天下無一物是合少得者。不可惡也。

心之躁者不熱而煩。不寒而慄。無所惡而怒。無所悅而喜。無所取而起。君子莫大於正其氣。欲正其氣。莫若正其志。其志既正。則雖熱不煩。雖寒不慄。無所怒。無所喜。無所取。去就猶是死生。猶是夫是之謂不動心。

只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無非僻之干。

不動心有二。有造道而不動者。有以義制心而不動者。此義也。此不義也。義吾所當取。不義吾所當舍。此以義制心者也。義在我由而行之。從容自中。非有所制也。此不動之異。

有人說無心。曰無心便不是。只當云無私心。

思曰。睿睿作聖。致思如掘井。初有渾水。久後稍引動得清者。出來人思慮始皆溷濁。久自明快。

思慮久後。睿自然生。若於一事上思未得。且別換一事思之。不可專守着這一事。蓋人之知識。於這裏蔽着。雖強思無益也。公則一私。則萬殊。人心不同如面。只是私心。人纔有意於公。便是私心。昔有人典選其子弟。係磨勘。皆不爲理。此乃是私心。思慮雖多。果出於正。亦無害否。曰。且如在宗廟則主敬。朝廷主莊。軍旅主嚴。皆是也。如發不以時。紛然無度。雖正亦邪。

孟子曰。盡其心。知其性。心卽性也。在天爲命。在人爲性。論其所

主爲心其實只是一箇道苟能通之以道又豈有限量天下更無性外之物若云有限量除是性外有物始得

問口中所不欲爲之事夜多見於夢此何故也曰只是心不定今人所夢見事豈特一日之間所有之事亦有數十年前之事夢見之者只爲心中舊有此事平日忽有事與此事相感或氣相感然後發出來故雖白日所憎惡者亦有時見於夢也譬如水爲風激而成浪風旣息波猶洶湧未已也若存養久底人自不如此聖賢則無這箇夢只有朕兆便形於夢也人有氣清無夢者亦有氣昏無夢者聖人無夢氣清也若人困甚時更無夢只是昏氣蔽隔夢不得也若孔子夢周公之事與常人夢別人於夢寐間亦可以卜自家所學之淺深如夢寐顛倒卽是心志不定操存不固

有謂因苦學而至失心者學本是治心豈有反爲心害其氣本不盛然而能不病無怠倦者只是一箇慎生不恣意其於外事思慮儘悠悠

有患心疾見物皆獅子伊川教之以見卽直前捕執之無物也久之疑疾遂愈

性出於天才出於氣氣清則才清氣濁則才濁才有善有不善性則無不善

以下論性

天之生物無窮物之所成却有別

問先生云性無不善才有善不善揚雄韓愈皆說著不然觀孟子意却似才亦無有不善及言所以不善處只是云舍則失之不肯言初稟時有不善之才如云非天之降才爾殊是不善不在才但以遇凶歲陷溺之耳又觀牛山之木人見其濯濯也以爲未嘗有才焉此豈山之性是山之性未嘗無才只爲斧斤牛羊害之耳又云人見其禽獸也以爲未嘗有才焉是豈人之情也哉所以無才者只爲日晝所爲又枯亡之耳又云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則是以情觀之而才亦未嘗不善觀此數處竊疑才是一箇爲善之資譬如作一器械須是有器械材料方可爲也如云惻隱之心仁也云云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則四端者便是爲善之才所以不善者以不能盡此四端之才也觀孟子意似言性情才三者皆無不善亦不肯於所稟處說不善今謂才有善不善何也或云善之地便是性欲爲善便是情能爲善便是才如何先生云上智下愚便是才以堯爲君而有象以瞽瞍爲父而有舜亦是才然孟子只云非才之罪者蓋公都子正問性善孟子且答他正意不暇一一辨之

稱性之善謂之道道與性一也以性之善如此故謂之性善性之本謂之命性之自然者謂之天自性之有形者謂之心自

性之有動者謂之情。凡此數者皆一也。聖人因事以制名。故不同。若此而後之學者。隨文析義。求奇異之說。而去聖人之意遠矣。

性相近。對習相遠而言。相近猶相似也。上智下愚才也。性則皆善。自暴自棄。然後不可移。不然則可移。

今習俗如此不美。然人却不至大故薄惡者。只是為善在人心者。不可亡也。魏鄭公言使民澆漓不復返朴。今當為鬼為魅。此言甚是。只為秉彝在人。雖俗甚惡亦滅不得。

陳經正問曰。據貴一所見。盈天地間皆我之性。更不復知我身之為我。伊川笑曰。他人食飽。公無餒乎。

仲尼于論語中未嘗說神字。于易中不得已言數處。以下論神

神與性元不相離。則其死也何合之有。禪家謂別有一物常在。偷胎奪蔭之說。則無是理。

定夫問陰陽不測之謂神。先生曰。賢是疑了。問是揀難底問。物形便有大小精粗。神則無精粗。神則是神。不必言作用。三十輻共一轂。則為車。若無轂輻。何以見車之用。

道德類 附仁理

明道先生

繫辭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又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一陰

一陽之謂道陰陽亦形而下者也而曰道者惟此語截得上
下最分明元來只此是道要在人默而識之也以下論道
形而上爲道形而下爲器須着如此說器亦道道亦器但得道
在不繫今與後已與人

道之外無物物之外無道是天地之間無適而非道也卽父子
而父子在所親卽君臣而君臣在所嚴以至爲夫婦爲長幼
爲朋友無所爲而非道此道所以不可須臾離也然則毀人
倫去四大者其戾於道也遠矣故君子之于天下也無適也
無莫也義之與比若有適有莫則於道爲有間非天地之全
也彼釋氏之學於敬以直內則有之義以方外則未之有也
故滯固者入於枯槁疏通者歸於恣肆此 之教所以爲隘
也吾道則不然率性而已斯理也聖人於易備言之

言天之自然者謂之天道言天之付與萬物者謂之天命
道一本也或謂以心包誠不若以誠包心以至誠參天地不若
以至誠體人物是二本也知不二本便是篤恭而天下平之
道

道無精粗言無高下

今語道則須待要寂滅湛靜形便如槁木心便如死灰豈有直
做牆壁木石而謂之道所貴乎知周天下萬物而不遺又幾
時要如死灰所貴乎動容周旋中禮又幾時要如槁木論心

術無如孟子也只爲必有事焉今旣如槁木死灰則却於何處有事

持國嘗論克已復禮以爲克却不是道伯淳言克便是克之道持國又言道則不須克伯淳言道則不消克却不是持國事在聖人則無事可克今日持國須克得已便然後復禮

先生與吳師禮談介甫之學錯處謂師禮曰爲我盡達諸介甫我亦未敢自以爲是如有說願往復此天下公理無彼我果能明辨不有益於介甫則必有益于我

德者得也須是實到這裏始得以下論德
心得之然後可以爲已物

學者有所得不必在談經論道間當于行事動容周旋中禮得之

欲知得與不得于心氣上驗之思慮有得中心悅豫沛然有裕者實得也思慮有得心氣勞耗者實未得也強揣度耳

有有德之言有造道之言孟子言已志者有德之言也言聖人

之事者造道之言也
有德者得天理而用之旣有諸已所用莫非中理知巧之士雖不自得然才智稍高亦能窺測見其一二得而用之乃自謂泄天機若平心用之亦莫不中理但不有諸已須用知巧亦有反失之如蘇張之類

人必有仁義之心。然後仁與義之氣。粹然達于外。故不得于心。勿求于氣可也。

學至于樂則成矣。篤信好學。未如自得之爲樂。造道者也好之。若如遊他人園圃。樂之者。則已物耳。然人只能信道。亦是人之難能也。

士之所難者。在有諸已而已。能有諸已。則居之安。資之深。而美且大。可以馴致矣。徒知可欲之善。而若存若亡而已。則不能受變于俗者鮮矣。

夫內之得有淺深。外之來有輕重。內重則可以勝外之輕。得深則可以見誘之小。

純亦不已。天德也。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三月不違仁之氣象也。又其次則日月至焉者矣。

不有躬。無攸利。不立已。後雖向好事。猶爲化物。不得以天下萬物撓已。已立後。自能了當得天下萬物。

克勤小物最難。

明德新民。豈分人我。是成德者事。

子張子夏論交。各有所以。初學與成德者自殊。

學者須學文。知道者進德而已。有德則不習。無不利。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蓋先得是道矣。學文之功。學得一事。是一事。二事是二事。觸類至於百千。至於窮盡。亦只是學。不是德。有德者

不如是故此言可為知道者言不可為學者言如心得之則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譬如學書若未得者須心手相須而學苟得矣下筆便能書不必積學

既得後須放開不然却是守

滿腔子是惻隱之心以下論仁

切脉最可觀仁

觀雞雛可以觀仁

觀天地生物氣象周茂叔

學者須先識仁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智信皆仁也識得此

理以誠敬存之而已此道與物無對大不足以名之天地之

用皆我之用孟子言萬物皆備于我須反身而誠乃為大樂

若反身未誠則猶是二物有對以已合彼終未有之又安得

樂訂頑意思乃備言此體此條備載西銘後

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生之謂性萬物之生意

最可觀此元者善之長也斯所謂仁也人與天地一物也而

人特自小之何耶

剛毅木訥質之近乎仁也力行學之近乎仁也若夫至仁則天

地為一身而天地之間品物萬形為四肢百體夫人豈有視

四肢百體而不愛者哉聖人仁之至也獨能體是心而已曷

嘗支離多端而求之自外乎故能近於取譬者孔子所以告

子貢以爲仁之方也。醫書有以手足風頑謂之四體不仁。爲其疾痛不以累其心故也。夫手足在我而疾痛不與知焉。非不仁而何。世之忍心無恩者。其自棄亦若是而已。

醫書以手足痿痺爲不仁。此言最善。名狀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莫非已也。認得爲已。何所不至。若不有諸已。自與已不相干。如手足不仁。氣已不貫。皆不屬已。

忠恕違道不遠。可謂仁之方。力行近乎仁。求仁莫近焉。仁道難言。故止曰近不遠而已。苟以力行便爲仁。則失之矣。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于人。夫子之道。忠恕。非曾子不能知道之要。舍此則不可言。

忠恕二字要除一箇除不得。

或問如何斯可謂之恕。曰。克擴得去。則爲恕。心如何是克擴得去。底氣象。曰。天地變化。草木蕃。克擴不去時。如何。曰。天地閉。賢人隱。

仲尼言仁。未嘗兼義。獨于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而孟子言仁。必以義配。蓋仁者體也。義者用也。知義之爲用而不外焉者。可與語道矣。世之所論于義者。多外之。不然。則混而無別。非知仁義之說者也。

夫能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則與物同矣。故曰。敬義立而德不孤。是以仁者無對。放之東海而準。放之西海而準。放之南海而

準放之北海而準

仁者在己何憂之有凡不在己逐物在外皆憂也樂天知命故不憂此之謂也若顏子簞瓢在他人則憂而顏子獨樂者仁而已

二氣五行剛柔萬殊聖人所由唯一理人須要復其初

以下論理

理則天下只是一箇理故推至四海而準須是質諸天地考諸三王不易之理故敬則只是敬此者也仁是仁此者也信是信此者也又曰顛沛造次必於是又言吾斯之未能信只是道如此更難爲名狀

物理最好玩

天地萬物之理無獨必有對皆自然而然而非有安排也每中夜以思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天地生物各無不足之理常思天下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有多少不盡分處

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安得有私心

萬物無一物失所便是天理時中

中之理至矣獨陰不生獨陽不成偏則爲禽獸夷狄中則爲人中則不偏常則不易唯中不足以盡之故曰中庸

且喚做中若以四方之中爲中則四邊無中乎若以中外之中爲中則外面無中乎如生生之謂易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

中豈可只以今之易書爲易乎。中者且謂之中。不可捉一箇中來爲中。

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者。天理具備。元無欠少。不爲堯存。不爲桀亡。父子君臣常理不易。何曾動來。因不動故言寂然。雖不動感便通。感非自外也。

萬物皆備於我。不獨人爾。物皆然。却自這裏出去。只是物不能推。人則能推之。雖能推之。幾時添得一分。不能推之。幾時減得一分。百理具在。平鋪放着。幾時道堯盡。君道添得些。君道多。舜盡。子道添得些。孝道多。元來依舊。

萬物莫不有對。一陰一陽。一善一惡。陽長則陰消。善增則惡減。斯理也。推之其遠乎。人只要知此爾。

只是一箇誠。天地萬物鬼神本無二。

天人本無二。不必言合。

天人無間斷。

若不一本。安得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

言有無則多有字。言無無則多無字。有無與動靜同。如冬至之前。天地閉。可謂靜矣。而日月星辰亦自運行不息。謂之無動可乎。但人不識有無動靜爾。

天地之間。只有一箇感與應而已。更有甚事。

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體貼出來。

冬至一陽生而每遇至後則倍寒何也陰陽消長之際無截然斷絕之理故相攙掩過如天將曉復至陰黑亦是理也大抵終始萬物莫盛乎艮此儘神妙須儘研窮此理

早梅冬至已前發方一陽未生然則發生者何也其榮其枯此萬物一箇陰陽升降大節也然逐枝自有一箇榮枯分限不齊此各有一乾坤也各自有箇消長只是箇消息惟其消息此所以不窮至如松柏亦不是不彫只是後彫彫得不覺怎少得消息方夏生長時却有夏枯者則冬寒之際有發生之物何足怪也

動植之分有得天氣多者有得地氣多者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然要之雖木植亦兼有五行之性在其中只是偏得土之氣故重濁也

息訓爲生者蓋息則生矣一事息則一事生中間無斷碩果不食則便爲復也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

息止也生也止則便生不止則不生艮始終萬物

人有壽考者其氣血脉息自深便有一般深根固蒂底道理人脉起于陽明周旋而下至於兩氣口自然勻長故於此視脉又一道自頭而下至足太衝亦如氣口此等事最切于身近取諸身百理具備背在上爲陽胸在下爲陰男女之生已有

此象天有五行人有五臟心火也着些天地間風氣乘之便發燥肝木也着些天地間風氣乘之便須發怒推之五臟皆然孟子將四端便爲四體仁便是一箇木底氣象惻隱之心便是一箇生物春底氣象羞惡之心便是一箇秋底氣象只有一箇去就斷割底氣象便是義也推之四端皆然此箇事又着箇甚安排得也此箇道理雖牛馬血氣之類亦然都恁備具足只是流形不同各隨形氣後便昏了他氣如其子愛其母母愛其子亦有木底氣象又豈無羞惡之心如避利就害別所愛惡一一理完更如獼猴尤似人故於獸中最爲智巧童昏之人見解不及者多矣然而唯聖人氣最清可以輔相財成天地設位聖人成能直行乎天地之中所以爲三才天地本一物地亦天也只是人爲天地心是心之動則分了天爲上地爲下兼三才而兩之故六也人夢不惟聞見思想亦有五臟所感者

語默猶晝夜晝夜猶生死生死猶古今

消息

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三事一時竝了元無次序不可將窮理作知之事若實窮得理卽性命亦可了

二程解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只窮理便是至於命子厚謂亦是失於大快此義儘有次序須是窮理便能盡得已之性則推類又盡人之性旣盡得人之性須是并萬物之性一齊盡得

如此然後至於天道也其間煞有事豈有當下理會了學者須是窮理為先如此則方有學今言知命與至於命儘有近遠豈可以知便謂之至也

命之曰易便有理若安排定則更有甚理天地陰陽之變便如一扇磨升降盈虧剛柔初未嘗停息陽常盈陰常虧故便不齊如磨既行齒都不齊既不齊便生出萬變故物之不齊物之情也而莊周強要齊物然而物終不齊也堯夫有言泥空終是着齊物到頭爭此其肅如秋其和如春如秋便是義以方外也如春觀萬物皆有春意堯夫有詩云拍拍滿懷都是春又曰梧桐月向懷中照楊柳風來面上吹又曰卷舒萬古興亡手出入幾重雲水身若莊周大抵寓言要入他放蕩之場堯夫却皆有理萬事皆出於理自以為皆有理故要得縱心妄行總不妨

伊川先生

聖人之道更無精粗從灑掃應對至精義入神通貫只一理雖灑掃應對只看所以然者如何以下論道

冲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

書言天敘天秩天有是理聖人循而行之所謂道也聖人本天

釋氏本心

昔者聖人立人之道曰仁曰義孔子曰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

者宜也。尊賢爲大，惟能親親，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惟能尊賢，故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惟仁與義，盡人之道，盡人之道，則謂之聖人。

中庸曰：道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又曰：道不遠人，此特聖人爲始學者言之耳。論其極，豈有可離與不可離，而遠與近之說哉？

問：忠恕可貫道否？曰：忠恕固可以貫道，但子思恐人難曉，故復於中庸降一等言之，曰：忠恕違道不遠。忠恕只是體用，須要理會得。又問：恕字學者可用功否？曰：恕字甚大，然恕不可獨用，須得忠以爲體，不忠何以能恕？着忠恕兩字，自見相爲用處。孔子曰：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恕字甚難。孔子曰：有一言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

中庸之說，其本至於無聲無臭，其用至於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自三百三千復歸於無聲無臭，此言聖人心要處，與佛家之言相反。儘教說無形迹無色，其寔不過無聲無臭，必竟有甚見處。大抵議論間不難見，如人論黃金曰：黃色，此人必是不識金。若是識金者，更不言設，或言時，別自有道理。張子厚嘗謂佛如暴富貧子，橫渠論此一事甚當。

配義與道，謂以義理養成此氣，合義與道，方其未養，則氣是氣，義自是義，及其養成浩然之氣，則氣與義合矣。本不可言合。

爲未養時言也。如言道則是一箇道都了。若以人而言則人自是人。道自是道。須是以人行道始得。

能盡飲食言語之道則可以盡去就之道。能盡去就之道則可以盡死生之道。飲食言語去就死生小大之勢一也。故君子之道自微而顯。自小而彰。易曰閑邪存其誠。閑邪則誠自存。而閑其邪者乃在於言語飲食進退與人交接之際而已矣。若兩問先生曰。盡其道謂之孝弟。夫以一身推之則身者資父母血氣以生者也。盡其道者則能敬其身。敬其身者則能敬其父母矣。不盡其道則不敬其身。不敬其身則不敬父母。其斯之謂與。曰。今士大夫受職於君。尚期盡其職事。又况親受身於父母。安可不盡其道。

問前世所謂隱者。或守一節。或敦一行。然不知有知道否。曰。若知道則不肯守一節一行也。如此等人鮮明理。多取古人一節事專行之。孟子曰。服堯之服。行堯之行。古人有行一不義。雖得天下不爲。則我亦行一不義。雖得天下不爲。古人有高。尚隱逸不肯就仕。則我亦高逸不肯仕。如此等則倣倣前人。所爲耳。于道鮮自得也。是以東漢尚名節。有雖殺身不悔者。只爲不知道也。

德盛者言傳。文盛者言亦傳。以下論德

有學不至而言至者。循其言亦可以入道。荀子曰。真積力久則

入杜預曰優而柔之使自求之厭而飫之使自趨之管子曰
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而不通鬼神將通之非鬼神之力
也精神之極也此三者循其言皆可以入道而荀子管子杜
預初不能及此

自得者所守固而自信者所行不疑

造道深後雖聞常人語言淺近事莫非義理

德盛者物不能擾而形不能病形不能病以物不能擾也故善
學者臨死生而色不變疾痛慘戚而心不動由養之有素也
非一朝一夕之力也

知天命是達天理也必受命是得其應也命者是天之所賦與
如命令之命天之報應皆如影響得其報者是常理也不得
其報者非常理也然而細推之則須有報應但人以狹淺之
見求之便謂差互天命不可易也然有可易者惟有德者能
之如脩養之引年世祚之祈天求命常人之至于聖賢皆此
道也

義訓宜禮訓理智訓知仁當何訓說者謂訓覺訓人皆非也當
合孔孟言仁處大約研窮之二三歲得之未晚以下論仁

敦厚虛靜者仁之本不輕妄則是敦厚也無所繫閔昏塞則是
虛靜也此難以頓悟苟知之須久于道實體之方知其味夫
仁亦在乎熟之而已此條亦見張子
近思錄拾遺

不能克已則爲楊氏爲我不能復禮則爲墨氏兼愛故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此之謂也

問仁與心何異曰心辟如穀種生之性便是仁陽氣發處乃情也

先生教某孝弟爲仁之本其謂脩爲其仁者必本於孝弟故也先生曰能如此尋甚好夫子曰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愛親者不敢惡於人不敢慢於人不敢惡於人便是又問爲仁先從愛物推上來如何曰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故君子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能親親豈不仁民能仁民豈不愛物若以愛物之心推而親親却是墨子也

孟子曰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有忠矣而行之以恕則以無我爲體以恕爲用所謂強恕而行者知以己之所好惡處人而已未至於無我也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所以爲仁之方也

周伯溫問回也三月不違仁如何曰不違處只是無纖毫私意有少私意便是不仁又問博施濟衆何故仁不足以盡之曰旣謂之博施濟衆則無盡也堯之治非不欲四海之外皆被其澤遠近有間勢或不能及以此觀之能博施濟衆則是聖也又問孔子稱管仲如其仁何也曰但稱其有仁之功也管

仲其初事子糾所事非正春秋書公伐齊納糾稱糾而不稱子糾不當立者也不當立而事之失於初也及其敗也可以死亦可以無死與人同事而死之理也知始事之爲非而改之義也召忽之死正也管仲之不死權其宜可以無死矣故仲尼稱之曰如其仁謂其有仁之功也使管仲所事子糾正而不死後雖有大功聖人豈復稱之耶若以聖人不觀其死不死之是非而止稱其後來之是非則甚害義理也又問如何是仁曰只是一箇公字學者問仁則常教他將公字思量一人之心卽天地之心一物之理卽萬物之理一日之運卽一歲之運以下論理

天下之理終而復始所以常而不窮常非一定之謂也一定則不能常矣惟隨時變易乃常道也天地常久之道天地常久之理非知理者孰能識之

萬物之始皆氣化旣形然後以形相禪有形化形化長則氣化漸消

有形總是氣無形只是道

網緼陰陽之感

凡物之名字自與音氣義理相通除其他有體質可以指論而得者之外如天之所以爲天天未名時本亦無名只是蒼蒼然也何以便有此名蓋出自然之理音聲發於其氣遂有

此名此字如今之聽聲之精者便知人性善卜者知人姓名理由此也

物有自得天理者如蜂蟻知衛其君豺獺知祭禮亦出於人情而已

孝弟之至通於神明神明孝弟不是兩般事只孝弟便是神明之理

又問王祥孝感是通神明否曰此亦是通神明一事此感格便是王祥誠中來非王祥孝於此而物來於彼也

問行狀云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不識孝弟何以能盡性至命也曰後人便將性命別作一般事說了性命孝弟只是一統底事就孝弟中便可盡性至命至如灑掃應對與盡性至命亦是一統底事無有本末精粗却被後來人言性命者別作一般高遠說故舉孝弟是於人切近者言之然今時非無孝弟之人而不能盡性至命者由之而不至也

先生指庭下羣雀示諸弟子曰地上原有物則羣雀集而食之人故與之則不即來食須是久乃集蓋人有意在爾若負粟者適遺下則便集而食矣

犬吠屠人世傳有物隨之非也此正如海上鷗爾隕石無種種於氣麟亦無種亦氣化厥初生民亦如是

雲從龍風從虎龍陰物也出來則濕氣蒸然自出如濕物在日

中氣亦自出。雖木石之微，感陰氣尚亦有氣。則龍之興雲不足怪。虎行處則風自生。

問龍能有能無如何。曰：安能無。但能隱見爾。所以能隱見者，為能屈伸爾。非特龍，凡小物甚有能屈伸者。

人之有寤寐，猶天之有晝夜。陰陽動靜開闔之理也。如寤寐須順陰陽始得。問人之寐何也。曰：人寐時，血氣皆聚於內。如血

歸肝之類。

今人不睡者多損肝

問魂魄何也。曰：魂只是陽，魄只是陰。魂氣歸於天，體魄歸於地。是也。如道家三魂七魄之說妄爾。

或曰：傳記有言太古時人有牛首蛇身者，莫無此理否。曰：固是。既謂之人，安有此等事。但有人形似鳥喙，或牛首者耳。揚子中問太古之時，人還與物同生否。曰：同。莫是純氣為人，繁氣為蟲否。曰：然。人乃五形之秀氣，天地清明純粹氣所生也。或曰：人初生時還以氣化否。曰：此必燭理當徐論之。且如海上忽露出一沙島，便有草木生。有土而生草木，不足怪。既有草木，自然禽獸生焉。或曰：先生語錄中云：焉知海島上無氣化之人。如何。曰：極遠處亦有不可知。曰：今天下未有無父母之人。古有氣化，今無氣化，何也。曰：有兩般。有全是氣化而生者，若腐草化螢是也。既是氣化，到合化時自化。有氣化後而種生者，且如人身上着新衣服，過幾日便蟣虱生，其間此氣化

也。氣既化後，便以種生去。此理甚明。或問宋齊丘化書云：有無情而化爲有情者，有有情而化爲無情者。無情而化爲有情，若楓樹化爲老人是也；有情而化爲無情，如望夫化爲石是也。此語如何？曰：莫無此理。楓木爲老人形，如老人也，豈便變爲老人？川中有蟬化爲花，蚯蚓化爲百合，固有此理。某在南中時，聞有採石人，因石陷，遂在石中，幸不死，饑取石膏食之，不知幾年後，別人復來採石，見此人在石中，引之出，漸覺身硬，纔出風，便化爲石。此無可怪，蓋有此理也。若望夫石，只是臨江山有石如人形者，今天下凡江邊有石立者，皆呼爲望夫石。

問：上古人多壽，後世不及，古何也？莫是氣否？曰：氣便是命也。曰：今人不若古人壽，是盛衰之理歟？曰：盛衰之運，卒難理會。且以歷代言之：二帝三王爲盛，後世爲衰；一代之文武成康爲盛，幽厲平桓爲衰。以一君言之：開元爲盛，天寶爲衰；以一歲則春夏爲盛，秋冬爲衰；以一月則上旬爲盛，下旬爲衰；以一日則寅卯爲盛，戌亥爲衰。一時亦然，如人生百年，五十以前爲盛，五十以後爲衰。然有衰而復盛者，有衰而不復反者。若舉大運而言，則三王不如五帝之盛，兩漢不如三王之盛，又其下不如漢之盛。至其中間，又有多少盛衰，如三代衰而漢盛，漢衰而魏盛，此是衰而復盛之理。譬如月既晦則再生。

信分理要 卷三
四時往復來也。若論天地之大運，舉其大體而言，則有日衰
削之理。如人生百年，雖赤子才生，一日便減一日。形體日自
長而數日自減，不相害也。

世間有三件事至難，可以奪造化之力，為國家而至于祈天永
命，養形而至于長生，學而至于聖人。此三事功夫一般，分明
人力可以勝造化，自是人不為爾。故關朗有周能過曆，秦止
二世之說，誠有此理。

問邵堯夫能推數見物壽長短始終，有此理否。曰：固有之。又問
或言人但壽得一百二十數，是否。曰：固是。此亦是大綱數，不
必如此。馬牛得六十，按皇極經世，猫犬得十二，燕雀得六年
之類，蓋亦有過不及。又問還察形色，還以生下日數推考。曰：
形色亦可察，須精方驗。

先生謂繹曰：吾受氣甚薄，三十而浸盛，四十五而後完。今生
七十二年矣，校其筋骨，於盛年無損也。又曰：人待老而求保
生，是猶貧而後蓄積，雖勤亦無補矣。繹曰：先生豈以受氣薄
而後為保生邪。夫子默然曰：吾以忘生，狗欲為深恥。

張子厚罷太常禮院，歸關中，過洛而見程子。子曰：比太常禮院
所議，可得聞乎。子厚曰：大事皆為禮房檢正所奪，所議惟小
事爾。子曰：小事謂何。子厚曰：如定謚及龍女衣冠。子曰：龍女
衣冠如何。子厚曰：當依夫人品秩。蓋龍女本封善濟夫人，子

曰某則不能既曰龍則不當被人衣冠矧大河之塞本上天
 降祐宗廟之靈朝廷之德而吏士之勞也龍何功之有又聞
 龍有五十三廟皆曰三娘子一龍邪五十三龍邪一龍則不
 當有五十三廟五十三龍則不應盡為三娘子也子厚默然
 邵堯夫謂程子曰子雖聰明然天下之事亦衆矣子能盡知邪
 子曰天下之事某所不知者固多然堯夫所謂不知者何事
 是時適雷起堯夫曰子知雷起處乎子曰某知之堯夫不知
 也堯夫愕然曰何謂也子曰既知之安用數推也以其不知
 故待推而後知堯夫曰子以為起於何處子曰起於起處堯
 夫瞿然稱善

二程子卷四

後學西山張能麟纂輯

遺書 外書

志學類

明道先生

懈意一生便是自暴自棄 以下論志

射法具而不滿者無志者也

志道懇切固是誠意若迫切不中理則反為不誠蓋實理中自
 有緩急不容如是之迫觀天地之化乃可知

凡人纔學便須知着力處既學便須知得力處 以下論學

人之學不進只是不勇。

人之爲學。忌先立標準。若循循不已。自有所至矣。

性靜者可以爲學。

學始於不欺闇室。

忠信所以進德。終日乾乾。君子當終日對越在天也。蓋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其命於人則謂之性。率性則謂之道。脩道則謂之教。孟子去其中。又發揮出浩然之氣。可謂盡矣。故說神如在其上。如其左右。大事小事。而只曰誠之不可揜如此。夫徹上徹下。不過如此。

學口要鞭辟近裏着已而已。

所守不約。泛濫無功。

學者須守下學上達之語。乃學之要。

孟子論四端處。則欲擴而克之。說約處。則博學詳說而反說約。此內外交相養之道也。

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據。學者當學顏子。入聖人爲近。有用力處。

才高者過。過則一出。一入。卑者不及。則怠惰廢弛。

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

樂莫大焉。樂亦在其中矣。不改其樂。須知所樂者何事。

勿忘勿助長。必有事焉。只中道上行。勿忘勿助間。正當處也。

王道與儒道同。皆通貫天地。學純則純。王純儒也。

正己而物正。大人之事。學須如此。

只學顏子不貳過。

忿懣怒也。治怒為難。治懼亦難。克己可以治怒。明理可以治懼。人患乎懾怯者。蓋氣不充。不素養故也。

富貴驕人。固不善。學問驕人。害亦不細。

朋友講習。更莫如相觀而善。工夫多。

古人互相點檢。如今之學射者亦然。

學射者互相點檢。病痛朋友攸攝攝以威儀。

責善之道。要使誠有餘而言不足。則於人有益。而在我者無辱。

伊川先生

問學者須志於大。如何。曰。志無大小。且莫說道將第一等讓與

別人。且做第二等。才如此說。便是自棄。雖與不能居仁由義

者。差等不同。其自小一也。言學便以道為志。言人便以聖為

志。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以下論志

率氣者在志。養志者在直內。

學者為氣所勝。習所奪。只可責志。

科舉奪志。

做官奪人志

或問人或倦怠豈志不立乎曰若是氣體勞後須倦若是志怎
生倦得人只為氣勝志故多為氣所使如人少而勇老而怯
少而廉老而貪此為氣所使者也若是志勝氣時志既一定
更不可易如曾子易簣之際其氣之微可知只為他志已定
故雖死生許大事亦動他不得蓋有一絲髮氣在則志猶在
也

博奕小數不專心致志猶不可得况學道而悠悠安可得也仲
尼言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又曰朝
聞道夕死可矣不知聖人有甚事來迫切了底死地如此文
意不難會須是求其所以如此何故始得聖人固是生知猶
如此說所以教人也學如不及猶恐失之纔說姑待來日便
不可

學者不可以不誠不誠無以為善不誠無以為君子脩學不以
誠則學雜為事不以誠則事敗自謀不以誠則是欺其心而
自棄其志與人不以誠則是喪其德而增人之怨今小道異
端亦必誠而後得况欲為君子者乎

堯舜之為善與桀跖之為惡其自信一也

信有二般有信人者有自信者如七十子於仲尼得他言說便
終身守之然未必知道這箇怎生是怎生非也此信於人者

也。學者須要自信。既自信。怎生奪亦不得。

漢策賢良。猶是人舉之。如公孫弘者。猶強起之。乃就對。至如後世賢良。乃自求舉爾。若果曰我心只望廷對。欲直言天下事。則猶可尚。若志在富貴。則得志便驕縱。失志便放曠與悲愁而已。

先生年十八。上書闕下。勸仁宗以王道爲心。生民爲念。黜世俗之論。期非常之功。

古之學者一。今之學者二。異端不與焉。一曰文章之學。二曰訓詁之學。三曰儒者之學。欲適道。舍儒者之學不可。

以下論學

今之學者有三弊。一溺於文章。二牽於訓詁。三惑於異端。苟無此三者。則將何歸。必趨於道矣。

古之學者。優柔厭飫。有先後次序。今之學者。却只做一場話說。務高而已。常愛杜元凱語。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爲得也。今之學者。往往以游夏爲小。不足學。然游夏一言一事。却總是實。如子路公西赤言志如此。聖人許之。亦以此自是實事。後之學者好高。如人游心於十里之外。然自身却只如此。

今之爲學者。如登山麓。方其迤邐。莫不闊步。及到峻處。便逡巡。學也者。使人求于內也。不求於內而求於外。非聖人之學也。何謂外。以文爲主者是也。學也者。使人求於本也。不求於本而

信字丑夏
九四
求於末非聖人之學也。何謂末考詳略採同異者是也。是二者皆無益于身。君子弗學也。

學欲速不得然亦不可怠。纔有欲速之心便不是學。學是至廣大。的事豈可以迫切之心爲之。

名數之學君子學之而不以爲本也。言語有序君子知之而不以爲始也。

人語言緊急莫是氣不定否。曰此亦當習。習到言語自然緩時便是氣質變也。學至氣質變方是有功。人只是一箇習。今觀

儒臣自有一般氣象。武臣自有一般氣象。貴戚自有一般氣象。不成生來便如此。只是習也。某舊嘗進說於主上及太母。欲令上於一日之中親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人之時少。所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

白其外者學之而得於其內者謂之明。自其內者得之而兼於外者謂之誠。誠與明一也。

孔子之道發而爲行。如鄉黨之所載者。自誠而明也。由鄉黨之所載而學之。以至於孔子者。自明而誠也。及其至焉。一也。

聞善言則拜。禹所以爲聖人也。以能問不能。以多問寡。顏子所以爲大賢也。後之學者。有一善而自足。哀哉。

人之生也。小則好馳騁弋獵。大則好建立功名。此皆血氣之盛使之然耳。故其衰也。則有不足之色。其病也。則有可憐之言。

信
九
夫人之性至大矣。而為形氣之所役使而不自知。哀哉。

敬義類

明道先生

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只是敬也。敬則無間斷。體物而不可遺者。誠敬而已矣。不誠則無物也。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純則無間斷。以下合論

孔子言仁。只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看其氣象。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旋中禮。自然惟慎獨。便是守之之法。聖人脩己以敬。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惟上下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四靈何有不至。此體信達順之道。聰明睿智。皆由是出。以此事天饗帝。故中庸言鬼神之德。盛而終之以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

不愧屋漏。則心安而體舒。

不愧屋漏。是持養氣象。

尸居却龍。見淵默却雷聲。

入道莫如敬。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

思無邪。毋不敬。只此二句循而行之。安得有差。有差者皆不敬不正也。

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君道也。君道即天道也。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此仲弓之問仁。而仲尼所以告之者。

以仲弓為可以事斯語也。雍也可使南面。有君之德也。毋不敬。可以對越上帝。

聖人齋戒敬也。以神明其德。惡人齋戒亦敬也。故可以事上帝。敬勝百邪。

敬而無失。便是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敬不可謂中。但敬而無失。即所以中也。

誠者天之道。敬者人事之本。敬者用也。敬則誠。

李顥問每常遇事。即能知操存之意。無事時如何存養。得熟曰。

古人耳之於樂。目之於禮。左右起居。盤盂几杖。有銘有戒。動

息皆有所養。今皆廢此。獨有理義之養心耳。但存此涵養意。久則自熟。敬以直內。是涵養意。言不莊不敬。則鄙詐之心生矣。貌不莊不敬。則怠慢之心生矣。

學者敬守此心。不可急迫。當栽培深厚。涵泳於其間。然後可以自得。但急迫求之。只是私己。終不足以達道。

眾人安則不恭。恭則不安。

存養後。泰然行將去。便有進。

靜。然後見萬物自然皆有春意。

學者不必遠求。近取諸身。只明人理。敬而已矣。便是約處。易之乾卦言聖人之學。坤卦言賢人之學。惟言敬以直內。義以方

外。敬義立而德不孤。至于聖人亦止如是。更無別途。

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合內外之道也釋氏內外之道不備者也
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自此

問必有事焉當用敬否曰敬是涵養一事必有事焉須問集義
只知用敬不知集義却是都無事也

義理與客氣常相勝又看消長分數多寡為君子小人之別義
理所得漸多則自然知得客氣消散得漸少消盡者是大賢

伊川先生

嚴威儼恪非敬之道但致敬須自此入以下合論

敬則無已可克始則須絕四

震驚百里不喪七節臨大震懼能安而不失者唯誠敬而已此

處震之道也

問敬還用意否曰其始安得不用意若能不用意却是都無事

了又問敬莫是靜否曰纔說靜便入於釋氏之說也不用靜
字只用敬字纔說着靜字便是忘也孟子曰必有事焉而勿

正心勿忘勿助長也必有事焉便是心勿忘勿正便是勿助
長

靜時能敬則無思慮紛紜之患動時能敬則無舉措煩擾之患
如此則本心常存而不失

學者先務固在心志有謂欲屏去聞見知思則是絕聖棄智有
欲屏去思慮患其紛亂則是須坐禪入定如明鑑在此萬物

畢照是鑑之常難為使之不照人心不能不交感萬物亦難為使之不思慮若欲免此唯是心有主如何為主敬而已矣大凡人心不可二用用於一事則他事更不能入者事為之主也事之為主尚無思慮紛擾之患若主於敬又焉有此患乎所謂敬者主一之謂敬所謂一者無適之謂一且欲涵泳主一之義一則無二三矣言敬無如聖人之言易所謂敬以直內義以方外須是直內乃是主一之義至於不敢欺不敢慢尚不愧于屋漏皆是敬之事也但存此涵養久之自然天理明

問敬義可別曰敬只是持一之道義更知有是非順理而行是為義也若只守一箇敬不知集義却是都無事也且如欲為

孝不成只守一箇孝字須是知所以為孝之道所以侍奉當如何溫清當如何然後能盡孝道也又問義只在事上如何曰內外一理豈特事上求合義也

問人之燕居形體怠惰心不慢可否曰安有箕踞而心不慢者昔呂與叔六月中來緱氏間居中某嘗窺之必見其儼然危坐可謂敦篤矣學者須恭敬但不可令拘迫拘迫則難久也朱公掞為御史端笏正立嚴毅不可犯班列肅然蘇子瞻語人曰何時打破這敬字

知行類

明道先生

學者必知所以入德不知所以入德未見其能進也故孟子曰
不明乎善不誠其身易曰知至至之

以下合論

學者識得仁體實有諸已只要義理栽培如求經義皆栽培之
意

言而不行是欺也君子欺乎哉不欺也

博學於文而不約之以禮必至於汗漫所謂約之以禮者能守
禮而由于規矩者也未及知之也止可以不畔道而已多聞
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與此相近

子貢之知亞于顏子知至而未能至之也

知之明信之篤行之果知仁勇也若孔子所謂成人亦不出此

三者臧武仲知也孟公綽仁也卞莊子勇也

只着一箇私意便是餒便是缺了他浩然之氣處誠者物之終
始不誠無物這裏缺了他則便這裏沒這物浩然之氣又不
待外至是集義所生者這一箇道理不爲堯存不爲桀亡只
是人不到他這裏知此便是明善

伊川先生

致知在所養養知莫過于寡慾二字

以下合論

知至則當至之知終則當終之須以知爲本知之深則行之必
至無有知之而不能行者知而不能行只是知得淺飢而不

食鳥喙人不蹈水火只是知人爲不善只爲不知
觀物理以察已既能燭理則無往而不識天下物皆可以理照
有物必有則一物須有一理

問觀物察已還因見物反求諸身否曰不必如此說物我一理
纔明彼卽曉此合內外之道也語其大至天地之高厚語其
小至一物之所以然學者皆當理會又問致知先求之四端
如何曰求之性情固是切於身然一草一木皆有理須是察
或曰人問某以學者先識道之大本道之大本如何求某告之
以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于此五者上行樂處便是曰此
固是然怎生地樂勉強樂不得須是知得了方能樂得故入
力行先須要知非特行難知亦難也書曰知之非艱行之維
艱此固是也然知之亦自艱譬如人欲往京師必知是出那
門行那路然後可往如不知雖有欲往之心其將何之自古
非無美材能力行者鮮能明道以此見知之亦難也

須是識在所行之先譬如行路須得光照

君子以識爲本行次之今有人焉力能行之而識不足以知之
則有異端者出彼將流宕而不知反內不知好惡外不知是
非雖有尾生之信曾參之孝吾弗貴矣

人苟有朝聞道夕死可矣之志則不肯一日安于所不安也何
止一日須更不能如曾子易簣須要如此乃安人不能若此

者只爲不見實理。實理者實見得是實見得非。凡實理得之于心自別。若耳聞口道者。心實不見。若見得。必不肯安于所不安。人之一身。儘有所不肯爲。及至他事。又不然。若士者。雖殺之使爲穿窬。必不爲。其他事。未必然。至如執卷者。莫不知說禮義。又如王公大人。皆能言軒冕外物。及其臨利害。則不知就禮義。却就富貴。如此者。只是說得不實見。及其蹈水火。則人皆避之。是實見得。須是有見不善。如探湯之心。則自然別。昔有經傷于虎者。他人語虎。則雖三尺童子。皆知虎之可畏。終不似曾經傷者。神色懾懼。至誠畏之。是實見得也。得之于心。是謂有德。不待勉強。然學者。則須勉強。古人有肯綮頓命者。若不實見得。則烏能如此。須是實見得。生不重於義。生不安於死也。故有殺身成仁者。只是成就一箇是而已。

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與勉而中。思而得。何止有差等。直是相去懸絕。所謂從容中道者。指他人所見而言之。若不思不勉者。自在道上行。又何必言中不中。不勉不思。亦有大小深淺。至於曲藝。亦有不勉不思者。所謂日月至焉。與久而不息者。所見規模雖畧相似。其意味氣象迥別。須潛心默識。玩索久之。庶幾自得。學者不學聖人則已。欲學之。須熟玩味聖人之氣象。不可只于名上理會。如此只是講論文字。

問忠信進德之事。固可勉強。然致知甚難。曰。子以誠敬爲可勉。

強且恁地說到底須是知了方得行若不知只是覷却堯學他行事無堯許多聰明睿知怎生得如他動容周旋中禮有諸中必形諸外德容安可妄學且如膾炙貴公子與野人莫不皆知其美然貴人聞著便有欲嗜膾炙之色野人則不然學者須是真知纔知得是便泰然行將去也某年二十時解釋經義與今无異然思今日覺得意味與少時自別

處事類

附責

明道先生

靜居獨處不難居廣居應天下爲難

以下論處事

百官萬務金革百萬之衆飲水曲肱樂在其中萬變皆在人其實無一事

所見所期不可不遠且大然行之亦須量力有漸志大心勞力小任重恐終敗事

不能動人只是誠不至於事厭倦皆是無誠處

學者全體此心學雖未盡若事物之來不可不應但隨分限應之雖不中不遠矣

聖人于天下事自不合與只順得天理茂對時育萬物

飢食渴飲冬裘夏葛若著些私吝心在便是廢天職

大凡出義則入利出利則入義天下之事唯義利而已

聖人緣人情以制禮事則以義制之

需宗里要二程子卷四

遺書外書處事

十四

職事不可以巧免。

欲當大任，須是篤實。

事有善有惡，皆天理也。天理中物須有美惡，若物之不齊，物之情也。但當察之，不可以入於惡，流於一物。

以物待物，不以已待物，則無我也。聖人制行，不以已言，則是矣。

而理似未盡於此言。夫天之生物也，有長有短，有大有小，君子

子得其大矣。一作者安可使小者亦大乎？天理如此，豈可逆哉？

以天下之大，萬物之多，用一心而處之，必得其要，斯可矣。然

則古人處事，豈不優哉？

各實相須，一事苟則其餘皆苟矣。

先甲三日，以窮其所以然；而處其事，後甲三日，以究其將然而

爲之防。甲者事之始也。庚者有所革也。自甲乙至于戊巳，春

夏生物之氣已備，庚者秋冬成物之氣也。故有所革。別一

君子之遇事也，無巨無細，一於敬而已。簡細故以自崇，非敬也。

飾私智以爲奇，非敬也。要之無敢慢而已。

執事須是敬，又不可矜持太過。

風竹便是感應無心。如人怒我，勿畱胷中，須如風動竹。

人以料事爲明，便駸駸入於逆詐億不信去也。

人之於患難，只有一箇處置。盡人謀之後，却須泰然處之。有人

遇一事，則心心念念不肯捨，便竟何益？若不會處置了放下。

便是無義無命也。

儒者只合言人事。不得言有數。直到不得已處。然後歸之命可也。

聖人責已感也。處多。責人應也。處少。以下論責躬

責上責下而中自恕已。豈可任職分。

外面事不患不知。只患不見自己。

大抵自仁祖朝。優容諫臣。當言職者。必以詆訐而去。為賢習以成風。惟恐人言不稱職。以去為落便宜。昨來諸君。蓋未免此。苟如是為。則是為已。尚有私意在。却不在朝廷。不干事理。

尹川先生

學者不可不通世務。天下事譬如一家。非我為則彼為。非甲為則乙為。以下論處事

君子不以天下為重。而身為輕。亦不以身為重。而天下為輕。凡盡其所當為者。如可以仕則仕。入則孝之類是也。此孔子之道也。蔽焉而有執者。楊墨之道也。

孔子既知宋桓魋不能害已。又却微服過宋。舜既見象之將殺已。而又象憂亦憂。象喜亦喜。國祚長短。自有命數。人君何用汲汲求治。禹稷救飢溺者。過門不入。非不知飢溺而死者。自有命。又却救之如此。其急數者之事。何故如此。須思量到道。竝行而不相悖處可也。

為人處世間得見事無可疑處多少快活

妄得之福災亦隨之妄得之得失亦稱之人能知此不為妄動矣

睽之象曰君子以同而異不能大同者亂常拂理之人也不能獨異者隨俗習非之人也

恒之初六曰浚恒凶知常而不知變者也世之責望故素而至悔咎者皆浚常者也

聖人作事甚宏裕今人不知義理者更不須說纔知義理便迫窄若聖人則綽綽有餘裕

先生見一學者止道問其故曰欲了幾處人事曰某非不欲周旋人事者曷嘗似賢急迫

忘物與累物之弊等

較事大小其弊為枉尺直尋之病

或謂人莫不知和柔寬緩然臨事則反至於暴厲曰只是志不勝氣氣反動其心也

明道嘗謂人曰天下事只是感與應耳以問伊川曰此事甚大當自識之曰緩之斯來動之斯和是亦感與應乎曰然

遺金閑志曰元豐庚申歲予行至雍華間關西學者相從者六七人予以千錢掛馬鞍比就舍則亡矣僕夫曰非晨裝而忘

之則涉水而墜之矣予不覺嗟曰千錢可惜坐中二人者應

曰千錢失去甚可惜也次一人曰千錢微物何足為意後一人曰水中囊中可以一視人亡人得又何嘆乎予曰人得之乃非亡也吾嘆乎有用之物若沉水中則不復為用矣至雍以語與叔曰人之器識固不同自上聖至於下愚不知有幾等同行者數人耳其不同如此也與叔曰夫數子者之言如何予曰最後者善與叔曰誠善矣然觀先生之言則見其有體而無用也予因書而識之

事上之道莫如忠待下之道莫如恕以下論責躬

人當反已如何不必恤浮議志在浮議則心不在內不可

罪已責躬不可無然亦不當長留在心胸為每
人或勸先生以加禮近貴先生曰何不見責以盡禮而責之以加禮禮盡則已豈有加也

問家貧親老應舉求仕不免有得失之累何脩可以免此曰此只是志不勝氣若志勝自無此累家貧親老須用祿仕然得之不得為有命曰在已固可為親奈何曰為已為親也只是
一事若不得其如命何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人苟不知命見患難必避遇得喪必動見利必趨其何以為君子然
聖人言命蓋為中人以上者設非為上智者言也中人以上於得喪之際不能不惑故有命之說然後能安若上智之人更不言命惟安於義借使求則得之然非義則不求此樂天

者之事也。上智之人安於義，中人以上安於命，乃若聞命而不能安之者，又其每下者也。

郭達新貴時，眾論喧然，未知其人如何。後聞人言欲買韓王宅，更不問可知也。如韓王者，當代功臣，一宅已致，而欲有之大，煞不識好惡。子厚言昔年有人欲為范希文買綠野堂，希文不肯識道理，自不然。在唐如晉公者，是可尊也。一旦取其物而有之，如何得安。在他人猶可，如王維莊之類，獨有晉公則不可。寧使耕壤，及他有力者致之，已則不可取。

教法類

明道先生

善言治天下者，不患法度之不立，而患人材之不成。善修身一作

善養人材

者，不患氣質之不美，而患師學之不明。人材不成，雖有

良法美意，孰與行之。師學不明，雖有受道之質，孰與成之。

以書傳道，與口相傳，煞不相干。相見而言，因事發明，則併意思一時傳了。書雖言多，其實不盡。

只是論得規矩準繩，巧則在人。

自幼子常視無誑以上，便是教以聖人事。

人自孩提，聖人之質已完，只先於偏勝處發。

勿謂小兒無記性，所歷事皆能不忘。故善養子者，當其嬰孩鞠之，使得所養，全其和氣，乃至長而性美。教之示以好惡有常。

至如養犬者不欲其升堂則時其升堂而扑之若既扑其升堂又復食之於堂則使孰從雖日撻而求其不升不可得也養異類且爾况人乎故養正者聖人也亦見橫渠集中射中鵠舞中節御中度皆誠也古人教人以射御象勺所養之意如此

教人未見意趣必不樂學故且教之歌舞如古詩三百篇皆古人作之如關雎之類正家之始故用之鄉人用之邦國日使人聞之此等詩其言簡奧今人未易曉別欲作詩畧言教童子灑掃應對事長之節令朝夕歌之似當有助

古人雖胎教與保傅之教猶勝今日庠序鄉黨之教古人自幼學耳目游處所見皆善至長而不見異物故易以成就今人自少所見皆不善才能言便習穢惡日日消鑠更有甚天理須人理皆盡然尚以此乘彝消鑠盡不得故且恁過一日之中起多少巧偽萌多少機穽據此箇薰蒸以氣動氣宜乎聖賢之不生和氣之不兆也尋常間或有些時和氣豐亦出於幸也不然何以古者或同時或同家竝生聖人及至後世乃數千歲寂寥

王彥霖以為人之為善須是他自肯為時方有所得不亦難強曰此言雖是人須是自為善然又不可為如此却都不管他蓋有教焉脩道之謂教豈可不脩

人雖睡着其識知自完只是人與喚覺便是他自然理會得
默而識之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善問者斯可矣

教人之術若童牛之牯當其未能觸時已先制之善之大者其
次則豮豕之牙豕之有牙既已難制以百方制之終不能使
之改惟豮其勢則性自調伏雖有牙亦不能為害如有不率
教之人却須置其櫟楚別以道格其心則不須櫟楚將自化
矣

謂張子厚曰道之不明於天下久矣人善其所習自謂至足必
如孔子不憤不啟不悱不發則師資勢隔而先王之道或幾

乎息矣。趣今之時且當隨其資而誘之雖識有明暗志有淺
深亦各有得焉而堯舜之道庶可馴致也

胡安定在湖州置治道齋學者有欲明治道者講之于中如治
兵治民水利筭數之類嘗言劉彝善治水利後果為政皆興
水利有功

安定之門人往往知稽古愛民矣則於為政也何有

伊川先生

天下有多少才只為道不明於天下故不得有所成就且古者
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如今人怎生會得古人於詩如今人
歌曲一般雖閭巷童稚皆習聞其說而曉其義故能興起於
詩後世老師宿儒尚不能曉其義怎生責得學者是不得興

於詩也。古禮既廢，人倫不明，以至治家皆無法度，是不得立於禮也。古人有歌詠以養其性情，聲音以養其耳，舞蹈以養其血脉，今皆無之，是不得成於樂也。古之成材也易，今之成材也難。

古者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擇其才可教者，至之不肖者，復之田畝，蓋士農不易業。既入學，則不治農，士農判在學之養。若士大夫之子，則不慮無養，雖庶人之子，既入學，則亦必有養。古之士者，自十五入學，至四十方仕，中間自有二十年學，又無利可趨，則所志可知，須去趨善，便自此成德。後之人，自童稚間，已有汲汲趨利之意，何由得向善？故古人心使四十而仕，然後志定，只營衣食，却無害，惟利祿之誘，最害人。

古者家有塾，黨有庠，故人未有不入學者。三老坐於里門，出入察其長幼，揖讓之序，如今所傳之詩，人人諷誦，莫非止於禮義之言。今人雖白首，未嘗知有詩，至於里俗之言，盡不可聞，皆繫其習也。以古所習，安得不善；以今所習，安得不惡。古之小兒，便能事長者，與之提攜，則兩手奉長者之手，問之掩口而對，蓋稍不敬事，便不忠信。故教小兒，且先安詳恭敬。大凡儒者，未敢望深造於道，且只得所存正，分別善惡，識廉恥。如此等人多，亦須漸好。

君子不欲才過德。不欲名過實。不欲文過質。才過德者不祥。名過實者有殃。文過質者莫之與長。

先生嘗語學者。病其於己之言有所不合。則置不復思。所以終不能同也。

答門人曰。孔孟之門。豈皆賢哲。固多衆人。以衆人觀聖賢。弗識者多矣。惟其不敢信己。而信其師。是故求而後得。

人有實無學。而氣蓋人者。其氣一作稟有剛柔也。故強猛者當抑之。畏縮者當充養之。古人佩韋絃之戒。正爲此耳。然剛者易抑。如子路。初雖聖人亦被他陵。後來既知學。便却移其剛來。

克己甚易。畏縮者氣本柔。須索勉強也。

荀氏八龍。豈盡賢者。但得一二賢子弟。相薰習。皆然耳。

勘會學制云。所謂道德之士。不必遠引古者。以近時言之。如胡太常瑗。張著作載。邵推官雍之輩。所居之鄉。學者不遠千里而至。願一識其面。一聞其言。以爲模楷。有如此之人。至於京師。則長貳造門求見。道學者願得矜式之意。延請居於堂中。或一至。或時來。或淹留旬時。不可必其久速也。不獨學者得。以矜式而已。又以見長貳之爲教。不敢足諸己。既上求古之人。復博求今之士。取善服義。如恐不及。乃爲教之大本。化人之要道。

又云。往年胡博士瑗講易。常有外來請聽者。多或至于數人。孫

殿丞復說春秋初講旬日間來者莫知其數堂上不容然後謝之立聽戶外者甚衆當時春秋之學爲之一盛至今數十年傳爲美事。

治道類

附齊家

明道先生

論學便要明理論治便要識體。以下論治道

必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行周官之法度。

先王之世以道治天下後世只是以法把持天下才與誠合則周天下之治。

伯淳謂天下之士亦有其志在朝廷而才不足才可以爲而誠不足今日正須才與至誠合一方能有濟子厚謂才與誠須

一物只是一物伯淳言才而不誠猶不是也若非至誠雖有

忠義功業亦出於事爲浮氣幾何時而不盡
一本無只是
一物四字

治道在於立志責任求賢。

天地生一世人自足了一世事但恨人不能盡用天下之才此其不能大治。

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

談經論道則有之少有及治體者如有用我者正心以正身正身以正家正家以正朝廷百官至於天下此其序也其間則又繫用之淺深臨時裁酌而應之難執一意。

先生作縣凡坐處皆書視民如傷四字常曰顯常愧此四字

或問簿佐令者也簿所欲為令或不從奈何曰當以誠意動之

今令與簿不和只是爭私意令是邑之長若能以事父兄之

道事之過則歸已善則唯恐不歸於令積此誠意豈有不動

得人

今之監司多不與州縣一體監司專欲伺察州縣專欲掩蔽不

若推誠心與之共治有所不逮可教者教之可督者督之至

於不聽擇其甚者去一二使足以警眾可也

劉安禮問臨民先生曰使民各得輸其情問御史曰正已以格

五畝之宅

田二畝半郭二畝半耕則居田休則居郭三易再易不易三易三百畝三

百畝二歲一耕不易歲歲耕之此地之肥瘠不同也

古者百步為畝百畝當今之四十一畝也古以今之四十一畝

之田八口之家可以無飢今以古之二百五十畝猶不足農

之勤惰相懸乃如此

古者百畝今四十一畝家有九人只十六已別受田其餘皆老

少也故可供有不足者又有補助之政又有鄉黨調揀之義

故亦可足

方今有古之所無者二兵與釋老也

古今異宜不唯人有所不便至於風氣亦自別也

識變知化為難。古今風氣不同。故器用亦異宜。是以聖人通其變。使民不倦。各隨其時而已矣。後世雖有作者。虞帝弗可及也。蓋當是時。風氣未開。而虞帝之德又如此。故後世莫可及也。若三代之治。後世決可復。不以三代為治者。終苟道也。

當春秋戰國之際。天下小國。介于大國。奔命不暇。然足以自維持數百年。此勢却似稻塍。各有界分約束。後世遂有土崩之勢。道壞便一時壞。陳涉一叛。天下遂不支吾。今日堂堂天下。只西方一敗。朝廷遂震。何也。蓋天下之勢。正如稻塍。各有限。鬲則卒不能壞。今天下却似一箇萬頃陂。要起卒起不得。及

一起則洶湧遂奈何不得。以祖宗德澤仁厚。涵養百餘年間。一時柔了人心。雖有豪傑無箇端倪起得。便只要安靜不宜使搖動。雖夷狄亦散兵却鬪。特
一本無特字。此字下有非字。此中國之福也。

賈誼有五餌之說。當時笑其迂疎。今日朝廷正使着。故得許多時寧息。

徐禧奴才也。善兵者有二萬人未必死。彼雖十萬人亦未必能勝二萬人。古者以少擊衆。而取勝者多。蓋兵多亦不足恃。昔者袁紹以十萬阻官渡。而曹操只以萬卒取之。王莽百萬之衆。而光武昆陽之衆有八千。仍有在城中者。然則只是數千人取之。苻堅下淮百萬。而謝玄才二萬人一麾而亂。以此觀

之兵衆則易老。適足以資敵人。一敗不支。則自相蹂踐。至如
 聞風聲鶴唳。皆以爲晉軍之至。則是自相殘也。譬之一人軀
 幹極大。一人輕捷。兩人相當。則擁腫者遲鈍。爲輕捷者出入
 左右之。則必困矣。自古師旅。勝敗不能無之。然今日邊事至
 號疎曠。前古未之聞也。其源在不任將帥。將帥不慎。任人闖
 外之事。將軍處之。一一中覆。皆受廟筭。上下相徇。安得不如

此。元豐五年
未樂城事

仁祖時。北使進言。高麗自來臣屬北朝。近來職貢全缺。殊失臣
 禮。今欲加兵。又聞臣屬南朝。今來報知。仁祖不答。及將去也。
 召而前語之曰。適議高麗事。朕思之。只是王子罪。不干百姓
 事。今既加兵。王子未必能誅得。且是屠戮百姓。北使遂屈無
 答。不覺汗流浹背。俯伏於地。歸而寢兵。他都不言。彼兵事勢
 只看這一箇天地之量。亦至誠有以格他也。

熙寧初。王介甫行新法。竝用君子小人。君子正直不合。介甫以
 爲俗學。不通世務。斥去。小人苟容諂佞。介甫以爲有才。知變
 通。適用之。君子如司馬君實。不拜副樞以去。范堯夫辭脩注
 得罪。張天祺以御史面折介甫。被責。介甫性狠。懷衆人以爲
 不可。則執之愈堅。君子既去。所用小人。爭爲刻薄。故害天下
 益深。使衆君子未與之敵。俟其勢久自緩。委曲平章。尚有聽
 從之理。則小人無隙可乘。其害不至如此之甚也。

介父當初只是要行已志恐天下有異同故只去上心上把得
定他人不能搖以是拒絕言路進用柔佞之人使之奉行新
法今則是他已去不知今日却留下害事

管攝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風俗使人不忘本須是明譜系世族

與立宗子法

一年有一年工夫

以下論齊家

世人多慎於擇壻而忽於擇婦其實壻易見婦難知所繫甚重
豈可忽哉

伊川先生

君貴明不貴察臣貴正不貴權

以下論治道

民可明也不可愚也民可教也不可威也民可順也不可強也
民可使也不可欺也

夫民合而聽之則聖散而聽之則愚合而聽之則大同之中有
箇秉彝在前是是非非無不當理故聖散而聽之則各任私

意是非顛倒故愚蓋公義在私欲必不能勝也

多權者害誠好功者害義取名者賊心

各分正則天下定

治道亦有從本而言亦有從事而言從本而言惟從格君心之
非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若從事而言不救則已

若須救之則須變大變則大益小變則小益

為天下安可求近效才計較着利害便不是

防小人之道止已爲先。

天地之間皆有對。有陰則有陽。有善則有惡。君子小人之氣常停。不可都生君子。但六分君子則治。六分小人則亂。七分君子則大治。七分小人則大亂。雖堯舜之世不能無小人。然言比屋可封者。以其有敎。雖欲爲惡不能成其惡。然於其家乖戾之氣亦生。朱均在朝則有四凶。久而不去。

三王不足。四無。三王之理如忠質文之所尚。子丑寅之所建。歲三月爲一時之理。秦強以亥爲正。畢竟不能行。孔子知是理。故其志不欲爲一王之法。欲爲百王之通法。如語顏淵爲

那是也。其法度又一寓之春秋。

三王之法各是一王之法。故三代損益文質隨時之宜。若孔子所立之法。乃通萬世不易之法。孔子於他處亦不見說獨答顏回云。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是於四代中舉這一箇法式。其詳細雖不可見。而孔子但示其大法。使後人就上脩之。二千年來亦無一人識者。

文中子言封禪之費非古也。其秦漢之侈心乎。此言極好。古者封禪非謂誇治平。乃依本分祭天地。後世便把來做一件矜誇底事。如周頌告成功。乃是陳先王功德。非謂誇自己功德。李嘉仲問。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如何。曰。天地之道不能自成。須聖人裁成。輔相之。如歲有四時。聖人春則教民播

種秋則教民收穫。是裁成也。教民耨耘灌溉。是輔相也。又問以左右民如何。古之盛時。未嘗不教民。故立之君師設官以治之。周公師保萬民。與比卦言左右民皆是也。後世未嘗教民。任其自生自育。只治其鬪而已。

必井田。必封建。必肉刑。非聖人之道也。善治者。放井田而行之。而民不病。放封建而治之。而民不勞。放肉刑而用之。而民不怨。故善學者。得聖人之意。而不取其迹也。迹也者。聖人因一時之利而制之也。

用休問井田。今可行否。曰。豈有古可行而今不可行者。或謂今

人多地少。不然。譬諸草木。山上着得許多。天地生物。常相稱。豈有人多地少之理。

嘉仲問封建可行否。曰。封建之法。本出於不得已。柳子厚有論。亦窺測得分數。秦法固不善。亦有不可變者。罷侯置守是也。夫法律之意。蓋本諸經。先能知經。乃可議律。專意法律者。胥吏之事也。可以行文案治期會。貫通經義者。士人之事也。可以為政治民。所以律學必使兼治經史。

餽運之術。雖自古亦無不煩民。不動搖而足者。然於古則有兵車。其中載糗糧。百人破二十五人。然古者行兵在中國。又不遠敵。若是深入遠處。則決無省力。且如秦運海隅之粟。以饋邊。率三十鍾而致一石。是二百倍以來。今日師行。一兵行。一

夫饋只可供七日其餘日必俱乏食也且計之須三夫而助一兵仍須十五日便回一日不回則一日乏食以此校之無善術故兵也者古人必不得已而後用者知此耳

范希文前日西舉以虛聲而走敵人今日又不知誰能為希文者

宣仁山陵時會呂汲公於陵下公曰國家用兵乃良策凡四方有警百姓皆不知先生曰相公豈不見景德中事耶驅良民刺面以至及士人蓋有限之兵忽損三五千入將何自而補要知兵須是出于民可也

今之守令惟制民之產一事不得為其他在法度中甚有可為者患人不為耳

人注擬差遣欲就主簿者問其故則曰責輕於尉某曰却是尉責輕尉只是捕盜不能使民不為盜簿佐令以治一邑使民不為盜簿之責也豈得為輕問授司理如何曰甚善若能充其職可使一郡無冤民也幕官言事不合如之何曰必不得已有去而已須權量事之大小事大於去則當去事小於去亦不須去也事大於爭則當爭事小於爭則不須爭也今人只被以官為業如何去得

范文甫將赴河清尉問到官三日例須謁廟如何曰正者謁之如社稷及先聖是也其他古先賢哲亦當謁之又問城隍當

何子平要 卷四
謁否曰。城隍不典土地之神。社稷而已。何得更有土地邪。又問。只恐駭衆爾。曰。唐狄仁傑廢江浙間淫祠千七百處。所存惟吳太伯伍子胥二廟爾。今人做不得。以謂時不同。是誠不然。只是無狄仁傑耳。當時子胥廟存之。亦無謂。常見伯淳所在臨政。便上下響應。到了人衆後。便成風。成風則有所鼓動。天地間。只是一箇風。以動之也。

正叔言。今責罪官吏。殊無養士君子廉恥之道。必斷言徒流杖數。贖之以銅。便非養士君子之意。如古人責其罪。皆不深指斥其惡。如責以不廉。則曰。俎豆不脩。

禮院者。天下之事無不關此。但得其人。則事儘可以考古立法。苟非其人。只是從俗而已。

酒者。古人養老祭祀之所用。今官有權酷。民有買撲。無故輒令人聚飲。亦大爲民食之蠹也。損民食。惰民業。招刑聚寇。皆出於此。如損節得酒課。民食亦爲小充。分明民食。却釀爲水。後令人飲之。又不當饑飽。若未能絕得買撲。若且只諸縣都鄙爲之。亦利不細。

正叔言。昏禮結髮無義。欲去久矣。不能言。結髮爲夫婦者。只是指其少小也。如言結髮事。君李廣言結髮事。匈奴只言初上頭時也。豈謂合髻乎。以下論齊家

問妻可出乎。曰。妻不賢。出之何害。如子思亦嘗出妻。今世俗乃

以出妻爲醜行遂不敢爲。古人不如此。妻有不善。便當出也。只爲今人將此作一件大事。隱忍不敢發。或有隱惡。爲其陰持之。以至縱恣。養成不善。豈不害事。人脩身刑家。最急。纔脩身。便到刑家上也。又問古人出妻。有以對姑。叱狗。蒸梨不熟者。亦無甚惡。而遽出之。何也。曰。此古人忠厚之道也。古之人交絕。不出惡聲。君子不忍以大惡出其妻。而以微罪去之。以此見其忠厚之至也。且如叱狗於親前者。亦有甚大故。不是處。只爲他平日有故。因此一事出之。爾。或曰。彼以此事細故。見逐。安能無辭。兼他人不知。是與不是。則如之何。曰。彼必自知其罪。但自己理直可矣。何必更求他人知。然有識者當自知之也。如必待形暴其妻之不善。使他人知之。是亦淺丈夫而已。君子不如此。大凡人說話。多欲令彼曲。我直。若君子自有一箇含蓄意思。或曰。古語有之。出妻令其可嫁。絕友令其可交。乃此意否。曰。是也。

又問再娶皆不合禮否。曰。大夫以上無再娶禮。大夫以下。有不得已。再娶者。蓋緣奉公姑。或主內事爾。如大夫以上。至諸侯天子。自有嬪妃。可以供祀禮。所以不許再娶也。

凡人家法。須令每有族人遠來。則爲一會。以合族。雖無事。亦當每月一爲之。古人有花樹。韋家宗會法。可取也。然族人每有吉凶嫁娶之類。更須相與爲禮。使骨肉之意。常相通。骨肉日

疎者只為不相見情不相接耳
同姓相見當致親親之意而不可敘齒以拜蓋昭穆高下未可知也

二程子卷四終
二程子卷五

後學西山張能鱗纂輯

遺書 外書

天地類 附鬼神

明道先生

凡有氣莫非天凡有形莫非地 以下論天地

乾陽物也不動則不剛其靜也專其動也直不專一則不能直
遂坤陰物也不靜則不柔其靜也翕其動也闢不翕聚則不能發散

天地之化一息不留疑其速也然寒暑之變甚漸

信宗里要 二程子 卷五

遺書外書天地 一

天地安有內外言天地之外便是
不識天地也人之在天地如
魚在水不知有水直待出水方知動不得

天位乎上地位乎下人位乎中無人則無以見天地

極爲天地中是也然論地中儘有說據測景以三萬里爲中若有窮然有至一邊已及一萬五千里而天地之運蓋如初也然則中者亦時中耳地形有高下無適而不爲中故其中不可定下譬如楊氏爲我墨氏兼愛子莫於此二者以執其中則中者適未之爲中也故曰執中無權猶執一也若是因地形高下無適而不爲中則天地之化不可窮也若定下不易之中則須有左有右有前有後四隅既定則各有遠近之限便至百千萬億亦猶是有數蓋有數則終有盡處不知如何爲盡也

天地日月一般月受日光而日不爲之虧然月之光乃日之光也地氣不上騰則天氣不下降天氣降而至於地地中生物者皆天氣也唯無成而代有終者地之道也

日月陰陽發見盛處

日之形人莫不見似輪似餅其形若有限則其光亦須有限若只在三萬里中升降出沒則須有光所不到處又安有此理今天之蒼蒼豈是天之形視下也亦須如是日固陽精也然不如舊說周回而行中心是須彌山日無適而不爲精也地

傳宗理要 卷五
既無適而不為中則日無適而不為精也氣行滿天地之中然氣須有精處故其見如輪如餅譬之鋪一溜柴薪從頭爇着火到處其光皆一般非是有一塊物推着行將去氣行到寅則寅上有光行到卯則卯上有光氣充塞無所不到若這上頭得箇意思便知得生物之理月不受日光故食不受日光者月正相當陰盛九陽也鼓者所以助陽然則日月之膏皆可鼓也陰陽盈縮不齊不能無差故曆家有歲差法日月薄蝕而旋復者不能奪其常也

霜露星之氣與平上雨雪

季冬行春令名之曰逆者子尅母也

問張子曰陰陽之精互藏其宅然乎曰此言甚有味由人如何看水離物不得故水有離之象火能入物故火有坎之象今人居覆載中却不知天地在照臨之內却不理會得日月此冥然而行者也

古之言鬼神不過著於祭祀亦只是言如聞嘆息之聲亦不曾道聞如何言語亦不曾道見如何形狀如漢武帝之見李夫人只為道士先說與在甚處使端目其地故想出也然武帝作詩亦曰是耶非耶嘗問好談鬼神者皆所未曾聞見皆只是說燭理不明便傳以為信也假使實所聞見亦未足信或

信分五
是心病或是目病如孔子言人之所信者目目亦有所不足
信者耶此言極善以下論鬼神

今日雜信鬼怪異說者只是不先燭理若於事上一一理會則
有甚盡期須只於學上理會

卜筮之能應祭祀之能享亦只是一箇理著龜雖無情然所以
爲卦而卦有吉凶莫非有此理故應也如響若以私心及錯
卦象而問之便不應蓋今日之理與前日已定之理只是一
箇理故應也至如祭祀之享亦同鬼神之理在彼我以此理
向之故享也不容有二三只是一理也如處藥治病亦只是

一箇理此藥治箇如何病有此病服之卽應若理不契則藥
不應

楊定鬼神之說只是道人心有感通如有人平生不識一字一
日病作却念得一部杜甫詩却有此理天理間事只是一箇
有一箇無既有卽有無卽無如杜甫詩者是世界上實有杜
甫詩故入之心病及至精一有箇道理自相感通以至人心
在此託夢在彼亦有是理只是心之感通也死者託夢亦容
有此理既說有感通更說甚生死古今之別

伊川先生

天地之化雖廓然無窮然而陰陽之度日月寒暑晝夜之變莫
不有常此道之所以爲中庸以下論天地

天地之道常垂象以示人故曰貞觀日月常明而不息故曰貞明。

天地動靜之理天圓則須轉地方則須安靜南北之位豈可不定下所以定南北者在坎離也坎離又不是人安排得來莫非自然也。

人說復其見天地之心皆以為主靜能見天地之心非也復之卦下面一畫便是動也安得謂之靜自古儒者皆言靜見天地之心唯某言動而見天地之心或曰莫是於動上求定否曰固是然最難釋氏多言定聖人便言止。

用休又問上天之說曰此起於識書鄭玄之徒從而廣之甚可笑也帝者氣之主也東則謂之青帝南則謂之赤帝西則謂之白帝北則謂之黑帝中則謂之黃帝豈有上帝而別有五帝之理此因周禮言祀昊天上帝而後又言祀五帝亦如之故諸儒附此說又問周禮之說果如何曰周禮中說祭祀更不可考證六天之說正與今人說六子是乾坤退居不用之時同也不知乾坤外甚底是六子譬如人之四肢只是一體爾學者大惑也。

名山大川能與雲致雨却都不說著却於山川外木土人身上討雨露木土人身有雨露耶。

電者陰陽相軋雷者陰陽相擊也軋者如石相磨而火光出者

電便有雷擊者是一一作甚也。或傳京師少聞雷，恐是地有高下也。

凡物之散，其氣遂盡，無復歸本原之理。天地間如洪鑪，雖生物銷鑠亦盡。况既散之氣，豈復在天地造化又焉用此既散之氣？其造化者自是生氣。至如海水潮，日出則水涸，是潮退也。其涸者已無也。月出則潮水生，却非將已涸之水為潮。此是氣之終始開闔，便是易一闔一闢謂之變。

真元之氣，氣之所由生，不與外氣相雜。但以外氣涵養而已。若魚在水，魚之性命非是水為之，但以水涵養，魚乃得生。爾人居天地氣中，與魚在水無異。至於飲食之養，皆是外氣涵養之道。出入之息者，闔闢之機而已。所出之息非所入之氣，但真元自能生氣，所入之氣止當闔時隨之而入，非假此氣以助真元也。

天地之氣遠近異像，則知愈遠則愈異。至如人形有異，曾何足論。如史冊有鬼國狗國百種怪異，固亦有之。要之這箇理則一般。其必一作有異者，譬如海中之蟲魚鳥獸，不啻百千萬億。卒無有同於陸上之物，雖極其異，要之只是水族而已。日月謂一日一箇亦得，謂通古今只一箇亦得。

易言天亦不同，如天道虧盈而益謙，此通上下理亦如此。天道之運亦如此。如言天且弗違，况於人乎？况於鬼神乎？此直謂

形而上者言以鬼神為天地矣

或問獨處一室或行闔中多有驚懼何也曰只是燭理不明若能燭理則知所懼者妄又何懼焉有人雖知此然不免懼心著只是氣不充須是涵養久則氣充自然物動不得然有懼心亦是敬不足以下論鬼神

問世言鬼神之事雖知其無然不能無疑懼何也曰此只是自疑爾曰如何可以曉悟其理曰理會得精氣為物遊魂為變與原始要終之說便能知也須是於原字上用工夫或曰遊魂為變是變化之變否曰既是變則存者亡堅者腐更無物也鬼神之說口只恁說與賢雖會得亦信不過須是自得也或曰何以得無恐懼曰須是氣定自然不惑氣未充要強不得

因說與長老游山事

伯有為厲之事別是一理

聖賢類

明道先生

元氣會則生聖賢以下合論

凝然不動便是聖人

唯善通變便是聖人

聖人天地之用也

人有斗筭之量者有鍾鼎之量者有江河之量者有天地之量

需宗理要二程子卷五

遺書外書聖賢 七

備身理要 卷五
者斗筭之量者固不足算若鍾鼎江河者亦已大矣然滿則溢也唯天地之量無得而損益苟非聖人孰能當之

聖人未嘗無喜也象喜亦喜聖人未嘗無怒也一怒而安天下之民聖人未嘗無哀也哀此笑獨聖人未嘗無懼也臨事而懼聖人未嘗無愛也仁民而愛物聖人未嘗無欲也我欲仁斯仁至但中其節則謂之和

一行豈所以名聖人至於聖則自不可見何嘗道聖人孝聖人廉

聖人之明猶日月不可過也過則不明

學者須識聖賢之體聖人化工也賢人巧工也
體道少能體即賢盡能體即聖

樂天知命通上下之言也聖人樂天則不須言知命知命者知有命而信之者爾不知命無以為君子是矣命者所以輔義一循於義則何庸斷之以命哉若夫聖人之知天命則異於此

合天人通義命此大賢以上事

堯與舜更無優劣及至湯武便別孟子言性之反之自古無人如此說只孟子分別出來便知得堯舜是生而知之湯武是學而能之文王之德則似堯舜禹之德則似湯武要之皆是聖人

仲尼元氣也。顏子春生也。孟子并秋殺盡見。仲尼無所不包。顏子示不違如愚之學於後世。有自然之和氣。不言而化者也。孟子則露其才。蓋亦時焉而已。仲尼天地也。顏子和風慶雲也。孟子泰山巖巖之氣象也。觀其言皆可見之矣。仲尼無迹。顏子微有迹。孟子其迹著。仲尼儘是明快人。顏子儘豈弟。孟子儘雄辨。

聖人卽天地也。天地中何物不有。天地豈嘗有心揀別善惡。一切函容覆載。但處之有道耳。若善者親之。不善者遠之。則物不與者多矣。安得爲天地故。聖人之志止於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顏子所言不及孔子。無伐善無施勞。是他顏子性分上事。孔子言安之信之懷之。是天理上事。

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如顏子地位。豈有不善。所謂不善者。只是微有差失。才差失。便能知之。知之便更不萌作。顏子大率與聖人皆同。只這便有分別。若無則便是聖人。曾子三省。只是緊約束。顏子便能三月之久。到這些地位。工夫尤難。直是峻絕。又大段着力不得。

顏子簞瓢非樂也。忘也。

聖人之德行。固不可得而名狀。然顏子底一箇氣象。吾曹亦心知之。欲學聖人。且須學顏子。後來曾子子夏。煞學得到上面。

傳宗理要 卷五
也。

西室所聞云。顏子得淳和之氣。何故天曰。衰周天地和氣有限。養得仲尼。已是多也。

顏子默識。曾子篤信。得聖人之道者二人也。

曾子疾病。只要以正。不慮死。與武王殺一不辜。行一不義。得天。下不為同心。

曾子傳聖人學。其德後來不可測。安知其不至聖人。如言吾得正而斃。且休理會文字。只看他氣象極好。被他所見處。大後人雖有好言語。只被氣象卑。終不類道。

曾子十易贊之意。心是理。理是心。聲為律。身為度也。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故夫子與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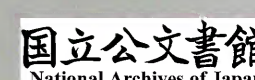
子路亦百世之師。人告之以有過則喜。

顏子合下完具。只是小。要漸漸恢廓。孟子合下大。只是未粹。索學以充之。

人須學顏子。有顏子之德。則孟子之事功自有。孟子者。禹稷之事功也。

孔子言語句句是自然。孟子句句是事實。

孔孟之分。只是要別箇聖人賢人。如孟子若為孔子事業。則儘做得。只是難似聖人。譬如剪綵為花。花則未嘗不似。只是無他造化功。綏斯來。動斯和。此是不可及處。



孟子有功於道。為萬世之師。其才雄。只見雄才。便是不及孔子處。人須當學顏子。便入聖人氣象。

孔子之時。周室雖微。天下猶知尊周之為義。故春秋以尊周為本。至孟子時。七國爭雄。天下不復知有周。而生民之塗炭已極。當是時。諸侯能行王道。則可以王矣。此孟子所以勸齊梁之君也。蓋王者。天下之義主也。聖賢亦何心哉。視天命之改與未改耳。

學者全要識時。若不識時。不足以言學。顏子陋巷自樂。以有孔子在焉。若孟子之時。世既無人。安可不以道自任。

聖人之言。中和之氣也。貫徹上下。孟子論王道。便實徒善不足為政。徒法不能自行。便先從養生

日說將去。既庶既富。然後以飽食煖衣而無教為不可。故教之也。孟子而後。却只有原道一篇。其間語固多病。然要之大意。儘近理。若西銘。明是原道之宗祖也。原道却只說到道元。未到得西銘意思。據子厚之文。醇然無出此文也。自孟子後。蓋未見此書。

荀子極是偏駁。只一句性惡。大本已失。揚子雖少過。然已自不識性。更說甚道。

林希謂揚雄為祿隱。後人口只為他著書。便須要做他。是怎生說得是。

漢儒如毛萇董仲舒最得聖賢之意然見道不甚分明至揚雄規模又窄狹矣道卽性也言性已錯更何所得

董仲舒謂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孫思邈曰膽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方可以法矣今人皆反之者也

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謂小心也糾糾武夫公侯干城謂大膽也不爲利回不爲義疚行之方也見幾而作不俟終日知之圓也此言極有理

孔明有王佐之才道則未盡王者如天地之無私心焉行一不義而得天下不爲孔明必求有成而取劉璋聖人寧無成耳此不可爲也若劉表子琮將爲曹公所并取而與劉氏可也

蕭葛武侯有需者氣象孔明庶幾禮樂

韓愈亦近世豪傑之士如原道中言語雖有病然自孟子而後能將許大見識尋求者纔見此人至如斷曰孟氏醇乎醇又曰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若不是他見得豈干餘年後便能斷得如此分明也如揚子看老子則謂言道德則有取至如槌提仁義絕滅禮樂或作學字則無取若以老子剖斗折衡聖人不死大盜不止爲救時反本之言爲可取却尚可笑如老子言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則自不識道已不成言語却言其道德則有取則蓋自是揚子已不見道豈得如愈也

周茂叔窓前草不除。問之云：與自家意思一般。子厚觀驢鳴，亦謂如此。

邵堯夫猶空中樓閣。

一日二程先生侍大中公，訪康節於天津之廬。康節攜酒飲月陂上，歡甚。語其平生學術出處之大致。明日明道悵然謂門生周純明曰：昨從堯夫先生遊，聽其論議，振古之豪傑也。惜其無所用於世。純明曰：所言何如？明道曰：內聖外王之道也。邵堯夫詩曰：梧桐月向懷中照，楊柳風來面上吹。明道曰：真風流人豪也。

堯夫豪傑之上，根本不沾地。伯淳嘗戲以亂世之奸雄中道學之有所得者，然無禮不恭，極甚。又嘗戒以不仁已猶不認。

以為人不會來學。伯淳言堯夫自是悠悠。

橫渠嘗言：吾十五年學箇恭而安不成。明道曰：可知是學不成。有多少病在。

張子厚則高才，其學更先從博雜中過來。

張子厚聞生皇子，喜甚。見饑孳者，食便不美。

橫渠著正蒙時，處處置筆硯，得意即書。伯淳云：子厚却如此不熟。

世之信道篤而不惑異端者，洛之堯夫、秦之子厚而已。其接人多矣，不雜者二人。張子厚、邵堯夫、司馬君實。

張子厚邵堯夫善自開大者也

君實之能忠孝誠實只是天資學則元不知學堯夫之坦夷無思慮紛擾之患亦只是天資自美爾皆非學之功也

君實嘗患思慮紛亂有時中夜而作達旦不寐可謂良自苦人都來多少血氣若此則幾何而不摧殘以盡也其後告人曰近得一術常以中爲念則又是爲中所亂中又何形如何念得佗只是於名言之中揀得一箇好字與其爲中所亂却不與一串數珠及與佗數珠佗又不受殊不知中之無益於治心不如數珠之愈也

伊川先生
誠立賢也明通聖也

鼓舞萬物不與聖人同憂此天與人異處聖人有不能爲天之所爲處

揚子曰觀乎天地則見聖人伊川曰不然觀乎聖人則見天地聖人與理爲一故無過無不及中而已矣其他皆以心處這箇道理故賢者常失之過不肖者常失之不及

或問周公勳業人不可爲也已曰不然聖人之所爲人所當爲也盡其所當爲則吾之勳業亦周公之勳業也凡人之弗能爲者聖人弗爲

石曼卿有詩言伯夷恥居湯武干戈地來死唐虞揖讓墟亦有

是理首陽乃在河中府虞鄉也。問不食周粟如何。曰不食祿耳。

仲尼當周衰轍環天下。顏子何以不仕。曰此仲尼之任也。使孔子得行其道。顏子不仕可矣。然孔子既當此任。則顏子足可閉戶為學也。

伯溫問顏子如何學孔子。到此深遂。曰顏子所以大過人者。只是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與能屢空耳。棣問去驕吝。可以為屢空否。曰然。驕吝最是不善之總名。驕只為有己吝。如不能改過。亦是吝。

顏子作得禹稷湯武事功。若德則別論。
問顏子勇乎。曰孰勇於顏子。觀其言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孰勇於顏子。如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之類。抑可謂大勇者矣。

問舜曾子之孝優劣如何。曰家語載耘瓜事。雖不可信。却有義理。曾子耘瓜。誤斬其根。曾皙建大杖以擊其背。曾子仆地。不知人事。良久而蘇。欣然起。進曰大人用力教參。得無疾乎。乃退。援琴而歌。使知體康。孔子聞而怒。曾子至孝如此。亦有些失處。若是舜。百事從父母。只殺他不得。又問如申生待烹之事如何。曰此只是恭也。若舜須逃也。

曾子執親之喪。水漿不入口者七日。不合禮何也。曰曾子者過

於厚者也。聖人大中之道，賢者必俯而就，不肖者必跂而及。若曾子之過，過於厚者也。若眾人必當就禮法，自大賢以上，則看他如何，不可以禮法拘也。且守社稷者，國君之職也。太王則委而去之，守宗廟者，天子之職也。堯舜則以天下與人，如三聖賢則無害他人，便不可。然聖人所以教人之道，大抵使之循禮法而已。

孔子歿，曾子之道日益光大。孔子歿，傳孔子之道者，曾子而已。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孟子死，不得其傳，至孟子而聖人之道益尊。

孟子曰：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孔子聖之時者也。故知易者莫若孟子，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故知春秋者莫知孟子。孔子之時，諸侯甚強大，然皆周所封建也。周之典禮雖甚廢壞，然未泯絕也。故齊晉之霸，非挾尊王之義，則不能自立。至孟子時則異矣。天下之大國七，非周所命者四。先王之政絕澤竭矣。夫王者，天下之義主也。民以為王，則謂之天王。天子民不以為王，則獨夫而已矣。二周之君，雖無大惡，見絕於天下，然獨夫也。故孟子勉齊梁以王者，與孔子之所以告諸侯者不同。君子之救世時而已矣。

孔子之時。道雖不明。而異端之害未甚。故其論伯夷也。以德。孟子之時。道亦不明。異端之害滋深。故其論伯夷也。以學。道未盡乎聖人。則推而行之。必有害矣。故孟子推其學術而言之也。夫闢邪說以明先王之道。非拔本塞源不能也。

孔子爲宰則爲宰。爲陪臣則爲陪臣。皆能發明大道。孟子必得賓師之位。然後能明其道。猶之有許大形象。然後爲太山。許多水。然後爲海。

荀卿才高學陋。以禮爲僞。以性爲惡。不見聖賢。雖曰尊子弓。然而時相去甚遠。聖人之道。至卿不傳。揚子雲仕莽賊。謂之旁獨無道可乎。隱可也。仕不可也。

世之議子雲者。多疑其投閣之事。以法言觀之。蓋未必有。又天祿閣。世傳以爲高百尺。宜不可投。然子雲之罪。特不在此。黽勉於莽賢之間。畏死而不敢去。是安得爲大丈夫哉。

荀卿才高。其過多。揚雄才短。其過少。韓子稱其大醇。非也。若二子可謂大駁矣。然韓子責人甚恕。

揚雄去就不足觀。如言明哲煌煌。旁燭無疆。此甚悔恨。不能先知。遜於不虞。以保天命。則是只欲全身也。若聖人先知。必不至於此。必不可奈何。天命亦何足保耶。問太玄之作如何。曰。是亦贅矣。必欲撰玄。不如明易。邵堯夫之數。似玄而不同。數只是一般。但看人如何用之。雖作十玄。亦可。况一玄乎。

問人於議論多欲已直無含容之氣是氣不平否曰固是氣不平亦是量狹人量隨識長亦有人識高而量不長者是識實未至也大凡別事人都強得惟識量不可強今人有斗筲之量有釜斛之量有鍾鼎之量有江河之量江河之量亦大矣然有涯有涯亦有時而滿惟天地之量則無滿故聖人者天地之量也聖人之量道也常人之有量者天資也天資有量者須有限大抵六尺之軀力量只如此雖欲不滿不可得且如人有得一薦而滿者得一官而滿者有改京官而滿者有入兩府而滿者雖有先後然卒不免辟如器盛物初滿時尚可以後獲更滿則必出此天資之量非知道者也昔王隨甚有器量仁廟賜飛白書曰王隨德德行李叔文章當時以德行稱名望最重及爲相有一人求作三路轉運使王薄之出鄙言當時人皆驚怪到這裏位高後便動了人之量只如此古人亦有如此者多如鄧艾位三公年七十處得甚好及因下蜀有功便動了言姜維云云謝安聞謝玄破苻堅對客圍棋報至不喜及歸折屐齒終強不得也更如人大醉後益恭謹者只一恭便是動了雖與放肆者不同其爲酒使動一也又如貴公子位益高益卑謙只卑謙便是動了雖與驕傲者不同其爲位所動一也然惟知道者量自然宏大不勉強而成今人所見卑下無他亦是識量不足也

問王通曰隱德君子也當時有些言語後來被人傳會不可謂全書若論其粹處殆非苟揚所及也若續經之論皆非其作文中子本是一隱君子世人往往得其議論附會成書其間極有格言苟揚道不到處又有一件事半截好半截不好如魏徵問聖人有憂乎曰天下皆憂吾獨得不憂問疑曰天下皆疑吾獨得不疑徵退謂董常曰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此言極好下半截却云徵所問者迹也吾告汝者心也心迹之判久矣便亂道

韓退之作羨里操云臣罪當誅今天王聖明道得文王心出來

此文王至德處也

退之晚年為文所得處甚多學本是修德有德然後有言退之却倒學了因學文日求所未至遂有所得如曰軻之死不得其傳似此言語非是蹈襲前人又非鑿空撰得出必有所見若無所見不知言所傳者何事

退之正在好名中

韓文不可漫觀晚年所見尤高

退之言漢儒補綴千瘡百孔漢儒所壞者不少安能補也

問漢儒至有白首不能通一經者何也曰漢之經術安用只是以章句訓詁為事且如解堯典二字至三萬餘言是不知要也東漢則又不足道也東漢士人尚名節只為不明理若使

明理却皆是大賢也。

未叔詩笑殺穎陰常處士。十年騎馬聽朝雞。夙興趨朝非可笑之事。不必如此說。又言常秩晚為利昏。元來便有在此鄉黨莫之尊也。

凡從安定先生學者。其醇厚和易之氣。望之可知也。

或問伊川量可學否。曰可學。進則識進。識進則量進。曰如魏公可學否。曰魏公是間氣。

侯師聖學於伊川未悟。因見茂叔。茂叔留與對榻夜談。越三日乃還。伊川驚異之。曰非從周茂叔來耶。

無寬舒之氣。孟子却寬舒。只是中間有些英氣。纔有英氣。便

有圭角。英氣甚害事。如顏子便渾厚不同。顏子去聖人只毫髮之間。孟子大賢亞聖之次也。或問英氣於甚處見。曰但以孔子之言比之。便見如冰與水精。非不光比之玉。自是有溫潤含蓄氣象。無許多光耀也。

某接人治經論道者亦甚多。肯言及治體者誠未有如子厚。司馬溫公辭副樞名冠一時。天下無賢不肖浩然歸重。呂申公亦以論新法不合罷歸。熙寧末申公起知河陽。明道以詩送行。復為詩與溫公。蓋恐其以不出為高也。及申公自河陽乞在京宮祠。神宗大喜。召登樞府。人以二公出處為優劣。二先

生曰呂公世臣不得不歸見上司馬公諍臣不得不退處

李朴請教先生曰當養浩然之氣又問曰觀張子厚所作西銘能養浩然之氣者也

答橫渠先生書曰觀吾叔之見至正而謹嚴以大槩氣象言之則有苦心極力之象而無寬裕溫厚之氣非明睿所照而考索至此故意屢偏而言多窒小出入時有之更願完養思慮涵泳義理他日自當條暢

張子正蒙云冰之融釋海不得而與焉伊川改與為有

藻鑑人物自是人才有通悟處學不得也張子厚善鑑裁其弟

氏其學少一而更世用
堯夫詩須信畫前元有易自從刪後更無詩這箇意思古元未

有人道來

堯夫在急流中被渠安然取十年快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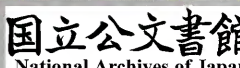
堯夫嘗言能物物則我為物之人也不能物物則我為物之物也亦不消如此人自人物自物道理甚分明

堯夫道雖偏駁然卷舒作用極熟又能謹細行

異時伊川同朱公揆訪先君先君留之飲酒伊川因指面前食

卓曰此卓安在地上不知天地是安在甚處先君為極論天地萬物之理以及六合之外伊川嘆曰平生唯見周茂叔論

至此然不及先生之有條理也邵伯溫易學辨惑



伊川又同張子堅來方春時先君率同遊天門街看花伊川辭曰平生未嘗看花先君曰庸何傷乎物物皆有至理吾儕看花異於常人自可以觀造化之妙伊川曰如是則願從先生

遊同前

答晁以道書云願與堯夫同里巷居三十年餘世間事無所不論惟未嘗一字及數耳

邵堯夫臨終時只是諧謔須臾而去以聖人觀之則亦未是蓋猶有意也比之常人甚懸絕矣他疾甚革某往視之因警之曰堯夫平日所學今日無事否他氣微不能答次日見之却

有聲如絲髮來大答曰你道生薑樹上生我亦只得依你說又問釋氏臨終亦先知死何也曰只是一箇不動心釋氏平

生只學這箇事將這箇做件大事學者不必學他但燭理明自能之只如堯夫他自如此亦豈嘗學也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人多言孔子不告子路不知此乃深告之也又曰原始要終故知死生之說人能原始知得生理便能要終知得死理若不明得便雖萬般安排着終不濟事

六經類 附讀書法

明道先生

經所以載道也器所以適用也學經而不知道治器而不適用奚益哉 以下論六經

傳經爲難如聖人之後纔百年傳之已差聖人之學若非子思孟子則幾乎息矣

詩書易言聖人之道備矣何以復作春秋蓋春秋聖人之用也詩書易如律春秋如斷案詩書易如藥方春秋如治法

生生之謂易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乾坤毀則無以見易易不可見乾坤或幾乎息矣易畢竟是甚又指而言曰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聖人示人之意至此深且明矣終無人理會易也此也密也是甚物人能至此深思當自得之

生生之謂易是天之所以爲道也天只是以生爲道繼此生理者即是善也善便有一箇元底意思元者善之長萬物皆有春意便是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性却待他萬物自成其性始得

易因爻象論變化因變化論神因神論人因人論德行大體通論易道而終於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詩書中凡有箇主宰底意思者皆言帝有一箇包函徧覆底意思則言天有一箇公共無私底意思則言王上下千百歲中若合符契

聖人用意深處全在繫辭詩書乃格言

或問繫辭自天道言中庸自人事言似不同曰同繫辭雖始從天地陰陽鬼神言之然卒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中庸亦曰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豈不同

古之學者皆有傳授如聖人作經本欲明道今人若不先明義理不可治經蓋不得傳授之意云爾如繫辭本欲明易若不先求卦義則看繫辭不得

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有節故有餘止乎禮義者節也

有問詩三百非一人之作難以一法推之伯淳曰不然三百三篇中亦有次第淺深者亦有元無次序者

春秋大抵重嫡妾之分及用兵土功嘗因說伐顓臾事對上言

春秋重兵如來戰於郎潞公甚喜

禮樂只在進反之間便得性情之正

義理以養其心禮樂以養其血氣

豪韞太羹鸞刀須用誠相副

月令儘是一部好書未易破他柳子厚破得他不是若春行賞秋行刑只是舉大綱如此如云湯執中文王視民如傷武王不泄邇不忘遠不成聖人各只有一事可稱也且據一處言之耳又如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不成冬日不得飲水夏

日不得飲湯也。

灑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理無大小故也。故君子只在慎獨。

視聽思慮動作皆天也。人但於其中要識得真與妄爾。

古人乘車車中不內顧不親指不遠視行則鳴環佩在車則聞

和鸞式則視馬尾自然有箇君子大人氣象自五胡亂華以

來惟知鞍馬為便利雖萬乘之尊猶執鞭上馬執鞭非貴人

事。

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古之仕者為人今之仕者為己

古之強有力者將以行禮今之強有力者將以為亂

子厚以禮教學者最善使學者先有所據守
甚酌去取古今恐未易言須尺度權衡在胸中無疑乃可處之

無差

行禮不可全泥古須當視時之風氣自不同故所處不能不與

古異雖聖人作須有損益

先生嘗至禪寺方飯見趨進揖遜之盛嘆曰三代威儀盡在是

矣。

樂者所以成德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手之

舞之足之蹈之也若夫樂則安安則久久則天天則神天則

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至於如此則又非手舞足蹈之事

也。

大呂黃鍾全冲和氣

和平依磬聲玉磬聲之最和平者

舞蹈本要長袖欲以舒其性情某曾觀舞正樂其袖往必反有盈而反之意今之舞者反收拾袖子結在一處

彈琴心不在便不成聲所以爲琴者禁也禁人之邪心

或問孝天之經何也曰本乎天者親上輕清者是也本乎地者親下重濁者是也天地之常莫不反本人之孝亦反本之謂也

元經天子之史也書帝正月非也

凡看書各有明庭詩易春秋不可逐句看尚書論語可以逐句看以下論讀書法

學者不可以不看詩看詩便使人長一格價

興於詩便須見有着力處立於禮便須見有得力處成於樂便須見有無所用力處

詩可以興顯自再見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先生言詩渾不當章解句釋但優游玩味吟哦上下便使人有得處

伯淳談詩並不曾下一字訓詁有時只轉却一二字點平聲撥地念過便教人省悟

學者多蔽於解釋註疏不須用功深

賢讀書慎不要尋行數墨

謝顯道曰昔錄五經語作一册伯淳見謂曰玩物喪志

伊川先生

古人得其師傳故因經以明道後人失其師傳故非明道不能

以治經以下論六經

語高則旨遠言約則義微大率六經之言涵蓄無有精粗欲言

精微言多則愈粗

韓愈言春秋謹嚴深得其旨韓愈道他不知又不得其言曰易

奇而法詩正而葩春秋謹嚴左氏浮誇其名理皆善

詩書載道之文春秋聖人之用詩書如藥方春秋如用藥治症

聖人之用全在此書所謂不如載之行事深切著明者也有

重疊言者如征伐盟會之類蓋欲成書勢須如此不可事事

各求異義但一字有異或上下文異則義須別

乾坤古無此二字作易者特立此二字以明難明之道以此形

容天地間事

聖人之道如河圖洛書其始止於畫上便出義後之人既重卦

又繫辭求之未必得其理至如春秋是其所是非其所非不

過只是當年數人而已學者不觀佗書只觀春秋亦可盡道

子夏易雖非卜商作必非杜子夏所能為必得於師傳也

詩大序孔子所為其文似繫辭其義非子夏所能言也小序國

史所為非後世所能知也。

春秋以何為準。無如中庸。欲知中庸。無如權。須是時而為中。若以手足胼胝。閉戶不出。二者之間。取中。便不是中。若當手足胼胝。則以此為中。當閉戶不出。則以此為中。

問漢儒談春秋災異如何。曰。自漢以來。無人如此。董仲舒說天人相與之際。亦略見些模樣。只被漢儒推得大過。亦何必說某事有某應。

雋不疑說春秋則非。處事應機。則不異於古人。董仲舒論事先引春秋。論事則是。引春秋則非。

左傳非丘明作。虞不臘矣。并庶長。皆秦官秦語。

先生嘗說某於易傳。今却已自成書。但逐旋脩改。期以七十其書可出。韓退之稱聰明不及於前時。道德日負於初心。然某於易傳。後來所改者無幾。不知如何。故且更期之以十年之功。看如何。春秋之書。待劉絢文字到。却用功亦不多也。今人解詩全無意思。此却待出些文字。中庸書却已成。今農夫祔寒暑雨。深耕易耨。播種五穀。吾得而食之。百工技藝。作為器用。吾得而用之。甲冑之士。被堅執銳。以守土宇。吾得而安之。却如此。開過了日月。即是天地間一蠹也。功力又不及民。別事又做不得。惟有補緝聖人遺書。庶幾有補耳。

尹彥明曰。伊川易傳序既成。其中有曰。體用一源。顯微無間。彥

明告伊川曰似太洩漏天機伊川曰汝看得如此甚善伊川作詩序二篇昔人傳之不真彥明一日請問曾作否伊川曰有之但不欲示人再三請乃得之曰為子出此二篇今傳之者是也

昔見伊川問易乾坤二卦斯可矣伊川曰聖人設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後世尚不能了乾坤二卦豈能盡也既坐伊川復曰子以為何人分上事對曰聖人分上事曰若聖人分上事則乾坤二卦亦不須况六十四乎

知時識勢學易之大方也

謝公師直與程子論易程子未之許也公曰昔與伯淳亦謂景濤於春秋則可易則未也程子曰以某觀之二公皆深於易

者也公曰何謂也子曰以監司論學而主簿敢以為非為監司者不怒為主簿者敢言非深於易而何

尹彥明嘗問先生春秋解先生每曰已令劉絢去編集俟其來一日劉集成呈於先生彥明復請之先生曰當須自做也自涪陵歸方下筆竟不能成書劉集終亦不出

問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何也曰此句須自家體認一作人往

往見禮壞樂崩便謂禮樂亡然不知禮樂未嘗亡也如國家一日存時尚有一日之禮樂蓋由有上下尊卑之分也除是禮樂亡盡然後國家始亡雖盜賊至所謂不道者然亦有禮

樂蓋必有總屬必相聽順乃能爲盜不然則叛亂無統不能一日相聚而爲盜也禮樂無處無之學者要須識得問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何也曰鬼神只是一箇造化天尊地卑乾坤定矣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是也

禮樂不在玉帛鍾鼓先儒解者多引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此固是禮樂之大用也然推本而言禮只是一箇序樂只是一箇和只此兩字含蓄多少義理又問禮莫是天地之序樂莫是天地之和曰固是天下無一物無禮樂且置兩隻倚子纔不正便是無序無序便乖乖便不和又問如此則禮樂却只是一事曰不然如天地陰陽其勢高下甚相背然必相須而爲用也有陰便有陽有陽便有陰有一便

有二纔有一二便有一二之間便是三已往更無窮老子亦曰三生萬物此是生生之謂易理自然如此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自是理自相續不已非是人爲人如使可爲雖使百萬般安排也須有息時只爲無爲故不息中庸言不見而彰不動而變無爲而成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使釋氏千章萬句說得許大無限說話亦不能逃此三句只爲聖人說得要故包含無盡釋氏空周遮說爾只是許多

顏淵問仁而孔子告之以禮仁與禮果異乎

禮孰爲大時爲大亦須隨時當隨則隨當治則治當其時作其

信
事便是能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尋常人言隨時爲且和同
只是流徇耳不可謂和和則已是和於義故學者患在不能
識時時出之亦須有溥博淵泉方能時出之

今之人自是與古之人別其風氣使之至如壽考形貌皆異古
人皆不減百餘歲今豈有此人觀古人形象被冠冕之類今
人豈有此等人故籩豆簠簋自是不可施於今人非特不相
稱時不同也時上儘窮得理孟子言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
間必有名世者以其時考之則可矣他嘿識得此體用大約
是如此豈可催促得他

不席地而倚卓不手飯而七筯此聖人必隨時若未有當且作
之矣

堯之於民匡直輔翼聖賢於此間見些功用舉此數端可以常
久者示人殷因於夏周因於殷損益可知嘿觀得者須知三
王之禮與物不必同自畫卦垂衣裳至周文方備只爲時也
若不是隨時則一聖人出百事皆做了後來者沒事

四時改火不得不然蒸水之爲患常少火之爲患常多龍見而
雲可見寒食禁人只是將出新火必盡熄天下之火然後出
之也世間風俗蓋訛謬之甚耳四時取火用木各異必據時
之所宜不必盡考也

問先生曾修六禮今已成未曰舊日作此已及七分後來被召

入朝既在朝廷則當行之朝廷不當為私書既而遭憂又疾病數年今始無事更一二年可成也曰聞有五經解已成否曰惟易須親撰諸經則關中諸公分去以其說撰成之禮之名數陝西諸公刪定已送與呂與叔與叔今死矣不知其書安在也然所定只禮之名數若禮文亦非親作不可也禮記之文亦刪定未了蓋其中有聖人格言亦有俗儒乖謬之說乖謬之說本不能混格言只為學者不能辨別如珠玉之在泥沙泥沙豈能混珠玉只為無人識則不知孰為泥沙孰為珠玉也聖人文章自深與學為文者不同如繫辭後人夾學不得譬之化工生物且如生出一枝花或有剪裁為之者或有繪畫為之者看時雖似相類然終不若化工所生自有一般生意

問聖人之經旨如何能窮得曰以理義去推索可也學者先須讀論孟窮得論孟自有箇要約處以此觀他經甚省力論孟如丈尺權衡相似以此去量度事物自然見得長短輕重某嘗語學者必先看論語孟子今人雖善問未必如當時人借使問如當時人聖人所答不過如此今人看論孟之書亦如見孔孟何異

以下論讀書法

伯溫問學者如何可以有所得曰但將聖人言語玩味久則自有所得當深求於論語將諸弟子問處便作已問將聖人答

處便作今日耳聞自然有得。孔孟復生不過以此教人耳。若能於論孟中深求玩味。將來涵養成甚好氣質。

問且將語孟緊要處看如何。曰固是好。然若有得終不淡洽。蓋吾道非如釋氏一見了便從空寂去。

六經須循環理會。義理無窮。待自家長得一格。則又見得別。六經之言在涵蓄中默識心通。

凡解文字。但易其心自見理。理只是人理。甚分明如一條平坦底道路。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此之謂也。且如隨卦言君子向晦入宴息。解者多作遵養時晦之晦。或問作甚晦字。曰

此只是隨時之大者。向晦則宴息也。更別有甚義。或曰聖人之言恐不可以淺近看他。曰聖人之言自有近處。自有深遠

處。如近處怎生強要鑿教深遠得。揚子曰。聖人之言遠如天。賢人之言近如地。某與改之曰。聖人之言其遠如天。其近如地。

自孔子贊易之後。更無人會讀易。先儒不見於書者。有則不可知。見於書者。皆未盡。如王輔嗣。韓康伯。只以莊老解之。是何道理。某於易傳。殺曾下工夫。如學者見問。儘有可商量。書則未欲出之也。

今時人看易。皆不識得易是何物。只就上穿鑿。若念得不熟。與就上添一德。亦不覺多。就上減一德。亦不覺少。

看書須要見二帝三王之道如二典卽求堯所以治民舜所以
事君

凡看文字先須曉其文義然後可求其意未有文義不曉而見
意者也

善學者要不爲文字所牾故文字雖解錯而道理可通行者不
害也

今人不會讀書如誦詩三百須是未讀詩時授以政不達使四
方不能專對既讀詩後便達於政能專對四方始是讀詩人
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墻面而立須是未讀周南召南一
以面墻到讀了後便不面墻方是有驗大抵讀書只此便是
法如讀論語舊時未讀是這箇人及讀了後又只是這箇人
便是不會讀也

棣問看春秋如何看先生曰某年二十時看春秋黃聲隅問某
如何看某答曰以傳考經之事迹以經別傳之真偽

讀書少則無由考校得義精蓋書以維持此心一時放下則一
時德性有懈讀書則此心常在不讀則終看義理不見

讀書須成誦精思多在夜中或靜坐得之不記則思不起但通
貫得大原後書亦易記

所以觀書者釋已之疑明已之未達每見每知新益則學進矣
於不疑有疑方是進矣

此上三則亦見橫渠集中

先生云吾四十歲以前讀誦五十以前研究其義六十以前反覆細繹六十以後著書

焯初到問為學之方伊川曰公要知為學須是讀書書不必多看要知其約多看而不知其約書肆耳願緣少時讀書貪多如今多忘了須是將聖人言語玩味入心記著然後力去行之自有所得

一程子卷五終

一程子卷六

後學西山張能麟纂輯

遺書 外書

史評文字類

明道先生

古之時民居少人各就高而居中國雖有水亦未為害也及堯之時人漸多漸就平廣而居水泛濫乃始為害當是時龍門未闢伊闕未拆砥柱未鑿堯乃因水之流濫而治之以為天下後世無窮之利非堯時水特為害也蓋已久矣上世人少就高而居則不為害後世人多就下而處則為害也

孟子曰當堯之

時天下猶未
平可以參看

以下史評

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聖人所欲不踰矩既欲遷社而又以爲不可欲遷是則不可爲非矣不可是則欲遷爲非矣然則聖人亦有過乎曰非也聖人無過夫亡國之社遷之禮也湯存之以爲後世戒故曰欲遷則不可也記曰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又曰亳社北牖使陰明也春秋書亳社災然則皆自湯之不遷始也

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乎由也其死矣二者蓋皆適於義孔悝受命立輒若納蒯賁則失職與輒拒父則不義如輒避位則納蒯賁可也如輒拒父則引身而退可也故子路欲勸孔悝無與於此忠於所事也而孔悝既被脅矣此子路不得不死耳然燔臺之事則過於勇暴也公子郢志可嘉然當立而不立以致衛亂亦聖人所當罪也而春秋不書事可疑耳天下之習皆緣世變秦以棄儒術而亡不旋踵故漢興頗知尊顯儒術而天下厭之故有東晉之放曠

韓信多多益善只是分數明

薛公言黥布出上策則關東非漢有非也使出上策亦敗事君須體納約自牖之意人君有過以理開諭之既不肯聽雖當救止於此終不能回却須求人君開納處進說牖乃開明處如漢祖欲廢太子叔孫通言嫡庶根本彼皆知之既不肯

聽矣縱使能言無以易此惟張良知四皓素為漢祖所敬招之使事太子漢祖知人心歸太子乃無廢立意及左師觸龍事亦相類

贊馬遷巷伯之倫此班固微詞

漢之儒者所以從學者數百人非惟風俗亦皆篤行君子也晉人高尚不足道矣

後漢之名節成於風俗未必自得也然一變可以至道

陳實見張讓是故舊見之可也不然則非矣此所謂大丘道廣

唐之有天下數百年自是無綱紀太宗肅宗皆篡也更有甚君

臣父子其妻則取之不正又妻殺其夫篡其位無不至也若太宗言以功取天下此尤不可最賂僭奪之端其惡大是殺

兄篡位又取元吉之妻後世以為聖明之主不可會也太宗

與建威史所書却是也肅宗則分明是乘危而篡若是則今

後父有事安得使其子

凡立言欲涵畜意思不使知德者厭無德者惑以下論文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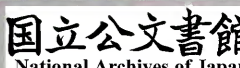
石曼卿詩云樂意相關禽對語生香不斷樹交花明道曰此語

形容得浩然之氣

世有以讀書為文為藝者曰為文謂之藝猶之可也讀書謂之

藝則求諸書者淺矣

其寫字時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學



憂子弟之輕俊者。只教以經學念書。不得令作文字。

子弟凡百玩好皆奪志。至於書札。於儒者事最近。然一向好着。亦自喪志。如王虞顏柳輩。誠為好人。則有之。曾見有善書者。知道否。平生精力一用於此。非唯徒廢時日。於道便有妨處。足知喪志也。

伊川先生

看史必觀治亂之由。及聖賢脩己處事之美。以下史評

先生始看史傳。及半。則掩卷而深思之。度其後之成敗。為之規畫。然後復取觀焉。然成敗有幸不幸。不可以一槩看。

伊川之辨於有幸。傳說之築於傅巖。天下之事。非一一而學之。天下之賢才。非一一而知之。明其在己而已矣。

問世傳成王幼。周公攝政。荀卿亦曰。履天下之籍。聽天下之斷。周公果踐天子之位。行天子之事乎。曰非也。周公位冢宰。百官總已以聽之而已。安得踐天子之位。又問君薨。百官聽於冢宰者。三年爾。周公至於七年。何也。曰三年。謂嗣王居憂之時也。七年。為成王幼故也。又問賜周公以天子之禮樂。當否。曰始亂周公之法度者。是賜也。人臣安得用天子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不能無過。一作罪記曰魯郊非禮也。其周公之衰乎。聖人嘗譏之矣。說者乃云周公有人臣不能為之功業。因賜以人臣不得用之禮樂。則妄也。人臣豈有不能

傳完理要 卷六
爲之功業哉。借使功業有大於周公，亦是人臣所當爲。爾人臣而不當爲，其誰爲之？事親若曾子可也。曾子之孝亦大矣。孟子纔言可也。蓋日子之事父，其孝雖過於曾子，畢竟是以父母之身做出來，豈是分外事？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也。臣之能立功業者，以君之人民也。以君之勢位也。假如功業大於周公，亦是以君之人民勢位做出來，而謂人臣所不能爲可乎？使人臣恃功而懷怏怏之心者，必此言矣。若唐高祖賜平陽公主葬，以鼓吹則可。蓋征戰之事，實非婦人之所能爲也。故賜以婦人所不得用之禮樂。若太宗却不知此，太宗佐父平天下，論其功不過做得一功臣，豈可奪元良之位？太子之與功臣自不相干。唐之紀綱自太宗亂之，終唐之世無二綱者，自太宗始也。李光弼、郭子儀之徒，議者謂有人臣不能爲之功，非也。

幽王失道始，則萬物不得其性，而後恩衰於諸侯，以及其九族。

其甚也。至於視民如禽獸。

無藻之什
其序如此

凡讀史不徒要記事跡，須要識治亂安危興廢存亡之理。且如讀高帝一紀，便須識得漢家四百年終始治亂當如何，是亦學。

先生曰：司馬遷爲近古，書中多有前人格言，如作紀本尚書，但其間有曉不得書意，有錯用却處。嘉仲問項籍作紀如何，曰：

紀只是有天下方可作。又問班固嘗議遷之失如何。曰：後人議前人固甚易。

高祖其勢可以守關，不放入項王，然而須放他入來者有三事：一是有二十萬未坑秦子弟在外，恐內有父兄為變；二是漢上父母妻子在楚，三是有懷王。

韓信初亡，蕭何追之，高祖如失左右手，却兩日不追，蕭何反問之曰：何亡也？曰：臣非亡，乃追亡者也。當時高祖豈不知此二人乃肯放與項羽，兩日不追，邪？乃是蕭何與高帝二人商量做出來，欲致韓信之死爾。當時史官已被高祖瞞過，後人又

被史官瞞過

張良亦是箇儒者，進退間極有道理。人道漢高祖能用張良，却不知是張良能用高祖。良計謀不妄發，發必中。如後來立太子事，皆是能使高祖必從，使之左便左，使之右便右，豈不是良用高祖乎？良本不事高祖，常言為韓王送沛公，觀良心只是為天下，且與成就，却事後來與赤松子遊，只是不肯事高祖如此。

王介甫詠張良詩最好，曰：漢業存亡俯仰中，留侯當此每從容。人言高祖用張良，不知張良用高祖耳。秦滅韓，張良為韓報仇，故送高祖入關，既滅秦矣，故辭去。及高祖興義師，誅項王，則高祖之勢可以平天下，故張良助之。良豈願為高祖臣哉？

無其勢也。及天下既平，乃從赤松子遊，是不願爲其臣可知矣。張良才識儘高，若鴻溝既分，而勸漢王背約追之，則無行也。或問張良欲以鐵槌擊殺秦王，其計不已疎乎？曰：欲報君仇之急，使當時若得以鐵槌擊殺之，亦足矣。何暇自爲謀耶？蕭何大營宮室，其心便不好，只是要得歛怨自安。謝安之營宮室，却是隨時之宜，以東晉之微，寓於江表，其氣奄奄欲盡，且以慰安人心。

陳平只是幸而成功，當時順却諸呂，亦只是畏死。漢之君臣當恁時，豈有撲實頭爲社稷者？使後來少主在事變却時，他也則隨却。如令周勃先入北軍，陳平亦不是推功讓能，底人只是占便宜。今周勃先試難也，其謀甚拙，其後成功亦幸。如人臣之義，當以王陵爲正。

陳平雖不知道，亦知學。如對文帝以宰相之職，非知學安能如此。

周勃入北軍，問曰：爲劉氏左袒，爲呂氏右袒？既知爲劉氏，又何必問？若不知而問，設或右袒，當如之何？已爲將，乃問士卒，豈不謬哉？當諸呂時，非陳平爲之，謀亦不克成。及迎文帝至霸橋，曰：願請問。此豈請問時耶？至於罷相就國，每河東守行縣至絳，必令家人被甲執兵而見，此欲何爲？可謂至無能之人矣。

信矣理要 卷六
周勃當時初入北軍亦甚拙何事令左袒則甚忽然當時皆右袒後還如何當時已料得必左袒又何必更號令如未料得豈不生變只合驅之以義管他從與不從

漢文帝殺薄昭李德裕以為殺之不當溫公以為殺之當說皆未是據史不見他所以殺之之故須是權事勢輕重論之不知當時薄昭有罪漢使人治之因殺漢使也還是薄昭與漢使飲酒因忿怒而致殺之也漢文帝殺薄昭而太后不安奈何既殺之太后不食而死奈何若漢治其罪而殺漢使太后雖不食不可免也須權他那箇輕那箇重然後論他殺得當與不當也論事須着用權古今多錯用權字纔說權便是變詐或權術不知權正是經所不及者權量輕重使之合義纔合義便是經也今人說權不是詐便是術也權只是稱錘稱量輕重孔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

問漢文多災異漢宣多祥瑞何也曰且譬如小人多行不義人却不說至君子未有一事便生議論此是一理也至白者易涅此是一理也詩中幽王大惡為小惡宣王小惡為大惡此是一理也又問日食有常數何治世少而亂世多豈人事乎曰理會此到極處然須燭理明也天人之際甚微宜更思索曰莫是天數人事看那邊勝否曰似之然未易言也又問魚躍於王舟火覆於王屋流為鳥有之否曰魚與火則不可知

若兆朕之先應亦有之。

日再中只是新垣平詐言也。史册實之後世遂以為誠然。如丁謂天書之類。當時人却未必全信。却是後世觀史者已信矣。霍光廢昌邑。其始乃光之罪。當時不合立之。只被見是武帝孫。擔當不過。須立之也。此又與伊尹立太甲不同也。伊尹知太甲必能思庸。故放之。桐三年。當時湯既崩。太丁未立而死。外丙方二歲。仲壬方四歲。故須立太甲也。太甲又有思庸之資。若無是質。伊尹亦不立也。史記以孟子三年四年之言。遂言湯崩六年之後。太甲方立。不知年只是歲字。且看尚書。分明說成湯既沒。太甲元年。又看王祖桐宮居憂二年。終能思庸。伊尹以服冕奉鬯。王可知凡文字理是後不必引證。

問第五倫視其子之疾。與兄子之疾不同。自謂之私。如何。曰。不特安寢與不安寢。只是不起與十起。便是私也。父子之愛。本是公。才着些心做。便是私也。又問視己子與兄子有間否。曰。聖人立法。曰。兄弟之子猶子也。是欲視之猶子也。又問天性自有輕重。宜若有間。然曰。只為今人以私心看了。孔子曰。父子之道。天性也。此只就孝上說。故言父子天性。若君臣兄弟。賓主朋友之類。亦豈不是天性。只是今人小看。却不推其本所由來。故爾己之子與兄之子。所爭幾何。是同出於父者也。只為兄弟異形。故以兄弟為手足。人多以異形。故親己之子。

異於兄弟之子甚不是也。又問孔子以公冶長不及南容故以兄之子妻南容以已之子妻公冶長何也。曰此亦以已之私心看聖人也。凡人避嫌者皆內不足也。聖人自是至公何更避嫌。凡嫁女必量其才而求配。或兄之子不甚美必擇其相稱者爲之配。豈更避嫌耶。若孔子事或是年不相若。或時有先後皆不可知。以孔子爲避嫌則大不是。如避嫌事雖賢者且不爲。况聖人乎。

東漢趙苞爲邊郡守虜奪其母。招以城降。苞遽戰而殺其母。非也。以君城降而求生其母固不可。然亦當求所以生母之方。奈何遽戰乎。不得已身降之可也。王陵母在楚而使楚質以招陵。陵降可也。徐庶得之矣。

荀爽從董卓辟。遜迹避禍。君子亦有之。然聖人明哲保身亦不至轉身不得處。如揚子投閣失之也。荀爽自度其材能與漢室乎。起而圖之可也。知不足而強圖之非也。

思叔問荀彧如何。曰彧才高識不足。孟純問何顓常稱彧有王佐才。曰不是王佐才。嘉仲問如霍光蕭曹之徒如何。曰此可爲漢時王佐才。棣問史稱董仲舒是王佐才如何。曰仲舒是言其學術。若論至王佐才須是伊周。其次莫如張良。諸葛亮。陸宣公。

王通言諸葛無死禮樂其有興信乎。曰諸葛近王佐才。禮樂興

不興則未可知。問曰：亮果王佐才，何為僻守一蜀而不能有為於天下？曰：孔明固言明年欲取魏，幾年定天下，其不及而死，則命也。某嘗謂孫覺曰：諸葛武侯有儒者氣象，覺曰：不然。聖賢行一不義，殺一不辜，雖得天下不為。武侯區區保完一國，不知殺了多少人耶？某謂之曰：行一不義，殺一不辜，以一已則不可，若以天下之力誅天下之賊，殺戮雖多亦何害。陳恒弑君，孔子請討，孔子豈保得討陳恒時不殺一人耶？蓋誅天下之賊，則有所不得顧爾。曰：三國之興孰為正？曰：蜀志在興復漢室，則正也。

孔明營五丈原，宣王言無能為，此偽言安一軍耳。兵自高地來，可勝。先生嘗自觀五丈原，非曰言，此地不可據。英雄欺人，不可盡信。

問羊祜陸抗之事如何？曰：如送絹償禾之事甚好。至抗飲祜藥，則不可。羊祜雖不是醜人底人，然兩軍相向，其所餉藥自不當飲。

秦以暴虐焚詩書而亡，漢興鑑其弊，必尚寬德，崇經術之士，故儒者多。雖未知聖人之學，然宗經師古，識義理者衆。故王莽之亂，多守節之士。世祖繼起，不得不褒尚名節。故東漢之士多名節，知名節而不知節之以禮，遂至於苦節。故當時名節之士有視死如歸者。苦節既極，故魏晉之士變而為曠蕩尚。

傳完理要 卷六
浮虛而亡禮法禮法既亡與夷狄無異故五胡之亂華夷狄之亂已甚必有英雄出而平之故隋唐混一天下隋不可謂有天下第能驅除爾唐有天下如貞觀開元間雖號治平然亦有夷狄之風三綱不正無父子君臣夫婦其原始於太宗也故其後世子弟皆不可使玄宗纔使肅宗便篡肅宗纔使永王璘便反君不君臣不臣故藩鎮不賓權臣跋扈陵夷有五代之亂漢之治過於唐漢大綱正唐萬目舉本朝大綱甚正然萬目亦未盡舉

大綱不正萬目卽紊唐之治道付之尚書省近似六官但法不具也後世無如宇文周其官名法度小有可觀隋文之法雖小有善處然皆出於臆斷惟能如是故維持得數十年

司馬溫公脩通鑑先生一日問脩至何代溫公曰唐初也先生曰太宗肅宗端的如何溫公曰皆篡也先生曰此復何疑先生曰魏徵如何溫公曰管仲孔子與之其於魏徵亦然先生曰管仲知非而反正忍死以成功業此聖人所取其反正也魏徵只是事讐何所取耶溫公竟如舊說

或問貞觀之治不幾三代之盛乎曰關雎麟趾之意安在元祐中客有見先生者几案間無他書惟印行唐鑑一部先生曰近方見此書三代以後無此議論

馮道更相數主皆其讐也安定以爲當五代之季生民不至於

肝腦塗地者道有力焉。雖事讐無傷也。荀彧佐曹操誅伐而卒死於操。君實以爲東漢之衰。彧與攸視天下無足與安。劉氏者惟操爲可依。故俯首從之。方是時未知操有他志也。君子曰。在道爲不忠。在彧爲不智。如以爲事固有輕重之權。吾方以天下爲心。未暇恤人議已也。則枉已者未有能直人者也。

或問漢高祖可比太祖否。曰。漢高祖安能比太祖。太祖仁愛能保全諸節度使。極有術。天下既定皆召歸京師。節度使竭土地而還。所畜不貲多財亦可患也。太祖逐人賜地一方。蓋第所費皆數萬。又嘗賜宴酒酣。乃宣各人子弟一人。扶歸太祖。

送至殿門。謂其子弟曰。汝父各許朝廷十萬緡。矣諸節度使醒問所以歸。不失禮於上前否。子弟各以繕事對。翌日各以表進如數。此皆英雄御臣之術。

嘗觀自三代而後。本朝有超越古今者。五事如百年無內亂。四聖百年受命之日。市不易肆。百年未嘗誅殺大臣。至誠以待夷狄。此皆大抵以忠厚廉恥爲之綱紀。故能如此。蓋睿主開基規模自別。

得意則可以忘言。然無言又不見其意。以下論文字

言貴簡。言愈多於道未必明。杜元凱却有此語云。言高則旨遠。辭約則義微。大率言語須是含蓄而有餘意。所謂晝不盡言。

言不盡意也

書銘曰含其英。如其實。精於思。貫於一。

問作文害道否。曰害也。凡為文不專意則不工。專意則志局於

此。又安能與天地同其大也。書云玩物喪志。為文亦玩物也。

呂與叔有詩云。學如元凱方成癖。文似相如殆類俳。獨立孔

門無一事。只輸一作准傳顏氏得心齋。此詩甚好。古之學者。惟務

養情性。其他則不學。今為文者。專務章句。悅人耳目。既務悅

人。非優俳而何。曰古者學為文否。曰人見六經。便以為聖人

亦作文。不知聖人亦攄發胸中所蘊。自成文耳。一作章所謂有

德者必有言也。曰游夏稱文學何也。曰游夏亦未嘗兼筆學

為詞章也。且如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此豈詞章之文也。

或問詩可學否。曰既學時。須是用功。方合詩人格。既用功甚妨

事。古人詩云。吟成五箇字。用破一生心。又謂可惜一生心。用

在五字上。此言甚當。語錄連下為一段王子真曾寄藥來。其無以答

他。其素不作詩。亦非是禁止不作。但不欲為此閑言語。且如

今言能詩。無如杜甫。如云穿花蛺蝶深深見。點水蜻蜓款款

飛。如此閑言語。道出做甚。其所以不嘗作詩。今寄謝王子真

詩云。至誠通聖藥。通神遠寄衰翁濟病身。我亦有丹君信否。

用時還解壽斯民。子真所學。只是獨善。雖至誠潔行。然大抵

只為長生久視之術止濟一身因有是句

人有三不幸少年登高科一不幸席父兄之勢為美官二不幸有高才能文章三不幸也

一日偶見秦少游問天若知也和天瘦是公詞否少游意伊川稱賞之拱手遜謝伊川云上穹尊嚴安得易而侮之少游面色駢然

問張旭學草書見擔夫與公主爭道又公孫大娘舞劍而後悟筆法莫是心常思念至此而感發否曰然須是思方有感悟處若不思怎生得如此然可惜張旭留心於書若移此心於道何所不至

和靜偶學虞書伊川曰賢那得許多工夫

諸子百家類

明道先生

老子之言竊弄闔闢者也以下合論與奪翕張固有此理老子說著便不是

或問老子言天地不仁聖人不仁如何曰謂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是也謂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非也聖人豈有不仁所患者不仁也天地何意於仁鼓舞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聖人則仁此其為能弘邈也

莊子有大底意思無禮無本

神農作本草古傳一日食藥七十毒非也若小毒亦不當嘗若
 大毒一嘗而死矣安得生其所以得知者自然視色嗅味知
 得是甚氣作此藥便可攻此病須是學至極則知自至此
 病卧於床委之庸醫比於不慈不孝事親者亦不可不知醫
 蜀山人不起念十年便能前知
 有田卽有民有民卽有兵鄉遂皆起兵
 兵法遠交近攻須是審行此道
 兵能聚散爲上

有人治園圃役知力甚勞先生曰蠱之象君子以振民育德君
子之事惟有此二者餘無他爲二者爲已爲人之道也爲已

吳本作治
已治人

伊川先生

君子之學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而老子以爲非以
 明民將以愚之其亦卽賊其性矣 以下合論

老子言甚雜如陰符經却不雜然皆窺測天道之未盡者也

問老子書若何曰老子書其言自不相入處如冰炭其初意欲

談道之極玄妙處後來却入做權詐者上去 如將欲取之必
固與之之類

然老子之後有申韓看申韓與老子道甚懸絕然其原乃自

老子來蘇秦張儀則更是取道遠初秦儀學於鬼谷其術先

揣摩其如何然後裨闔裨闔旣動然後用鈎鉗鈎其端然後

鉗制之其學既成辭鬼谷去鬼谷試之為張儀說所動如入
說令然其學甚不近道人不甚道之孟子時已有置而不足
出之論也

陰符經非商末則周末人為之若是先王之時聖道既明人不
敢為異說及周室下衰道不明於天下才智之士甚眾既不
知道所趨向故各自以私智窺測天地盜竊天地之機分明
是大盜故用此以簧鼓天下故云天有五賊見之者昌云云
豈非盜天地乎

孟敦夫問莊子齊物論如何曰莊子之意欲齊物理耶物理從
來齊何待莊子而後齊若齊物形物形從來不齊如何齊得
此是莊子見道淺不奈胸中所得何遂著此論也

學者多耽莊子若謹禮者不透則是他須看莊子為他極有膠
固纏縛則須求一放曠之說以自適譬之有人於此久困纏
縛則須覓一箇出身處

問莊周與佛如何先生曰周安得比他佛佛說直有高妙處莊
周氣象大故淺近如人睡初覺時乍見上下東西指天說地
怎消得恁地只是家常茶飯誇逞箇甚底

墨子之德至矣而君子弗學也以其舍正道而之他也相如太
史遷之才至矣而君子弗貴也以所謂學者非學也

揚子無自得者也故其言蔓衍而不斷優柔而不決其論性則

曰人之性也善惡混修其善則為善人修其惡則為惡人苟子悖聖人者也故列孟子於十二子而謂人之性惡性果惡邪聖人何能反其性以至於斯邪

劉子之學甚支離只立名做法語便不是了

素問之書必出於戰國之末觀其氣象知之天之氣運只如此但繫着者如何設如定四方分五行各配於一方是一般絡角而看之又一般分而為二十四又一般規模大則大規模小則小然善言亦多如言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善觀人者必有見於已

觀素問文字氣象只是戰國時人作謂之三墳書則非也道理却總是想當時亦須有來歷其間只是氣運使不得錯不錯

未說就使其法不錯亦用不得除是堯舜時十日一風五日一雨始用得且如說潦旱今年氣運當潦然有河北潦江南旱時此且做各有方氣不同又却有一州一縣之中潦旱不同者怎生定得

律曆之法今亦粗存但人用之小耳律之遺則如三命是也其法只用五行支幹納音之類曆之遺則是星算人生數一作處然皆有此理苟無此理却推不行

曆象之法大抵主於日日一事正則其他皆可推洛下閎作曆言數百年後當差一日其差理必然何承天以其差遂立歲

差法其法以所差分數攤在所曆之年看一歲差著幾分其差後亦不定獨邵堯夫立差法冠絕古今却於日月交感之際以陰陽虧盈求之遂不差大抵陰常虧陽常盈故只於這一作裏差了曆上若是通理所通為多堯夫之學大抵似揚漲雄然亦不盡如之

先王之樂必須律以考其聲今既律不可求人耳又不可全信正惟此為難求中聲須得律律不得則中聲無由見律者自然之數至如今之度量權衡亦非正也今之法且以為準則亦非如古法也此等物雖出於自然亦須人為之但古人為之得其自然至於規矩則極盡天下之方圓

八十四聲清者極吹盡清濁者極吹盡濁就其中以中聲上生

下生

古者卜筮將以決疑也今之下筮則不然計其命之窮通較其身之達否而已矣噫亦惑矣

見攝生者而問長生謂之大愚見卜者而問吉凶謂之大惑有人言郭璞以鳩鬪占吉凶子厚言此為他誠實信之所以就而占得吉凶正叔言但有意向此便可以兆也非鳩可以占吉凶耳

問人子事親學醫如何曰最是大事今有璞玉於此必使玉人雕琢之蓋百工之事不可使一人兼之故使玉人雕琢之也

若更有珍寶物。須是自看。必不肯任其自爲也。今人視父母疾。乃一任醫者之手。豈不害事。必須識醫之道理。別病是何如。藥是何如。故可任醫者也。或曰。已未能盡醫者之術。或偏見不到。適是害事。奈何。曰。且如識圖畫人。未必畫得如畫工。然他却識別得工拙。如自己曾學。令醫者說道理。便自見得。或已有所見。亦可說與他商量。

醫者不諳理。則處方論藥不盡其性。只知逐物所治。不知合和之後。其性又如何。假如訶子黃白礬白。合之而成黑。黑見則黃白皆亡。又如一二合而爲三。三見則一二亡。離而爲一二。

則三亡。既成三。又求一與二。既成黑。又求黃與白。則是不知物性理。古之人窮盡物理。則食其味。嗅其臭。辨其色。知其

某物合某。則成何性。天有五氣。故凡生物莫不具有五性。居其一而有其四。至如草木也。其黃者得土之性多。其白者得金之性多。

世間術數多。惟地理之書。最無義理。祖父葬時。亦用地理人。尊長皆信。惟先兄與某不然。後來只用昭穆法。或問憑何文字。擇地。曰。只昭穆。兩字一作眼便是地理書也。但風調地厚處足矣。某用昭穆法葬一穴。既而尊長召地理人到葬處。曰。此是商音絕處。何故如此。下穴。某應之曰。固知是絕處。且試看如何。某家至今人已數倍矣。

葬說云。卜其宅兆。卜其地之美惡也。非陰陽家所謂禍福者也。地之美者。則其神靈安。其子孫盛。若培壅其根而枝葉茂。理固然矣。地之惡者。則反是。然則曷謂之地之美者。土色之光潤。草木之茂盛。乃其驗也。父祖子孫同氣。彼安則此安。彼危則此危。亦其理也。而拘忌者。惑以擇地之方位。決日之吉凶。不亦泥乎。甚者。不以奉先為計。而專以利後為慮。尤非孝子安厝之用心也。惟五患者。不得不慎。須使異日不為道路。不為城郭。不為溝池。不為貴勢所奪。不為耕犁所及。五患既慎。則又鑿地。必至四五丈。遇石必更穿之。防水潤也。既葬。則以松脂塗棺。鄒石灰封墓門。此其大略也。若夫精畫。則又在審思慮矣。葬之穴。尊者居中。左昭右穆。而次後。則或東或西。亦左右相對而啓穴也。出母不合葬。亦不合祭。棄女還家。以殤穴葬之。

葬埋所慮者。水與蟲耳。晉郭文舉為王導所致。及其病。乞還山。欲枕石而死。貴人留之。曰。深山為虎狼食。不其酷哉。曰。深山為虎狼食。貴人為螻蟻食。一也。故葬者。鮮不被蟲者。雖極深。亦有土蟲。故思木之不壞者。得柏心為久。後又見松脂錮之。又益久。故用松脂塗棺。古人之法。必犯大惡。則焚其屍。今風俗之弊。遂以為禮。雖孝子慈孫。亦不以為異。

技擊不足以當節制節制不足以當仁義使人人有子弟衛父兄之心則制挺以撻秦楚之兵矣

問用兵掩其不備出其不意之事使王者之師當如此否曰固是用兵須要勝不成要敗既要勝須識所以勝之道但湯武之兵自不煩如此固有敵於我師自可見然湯亦嘗升自陲陲亦間道且如兩君相向必擇地可攻處攻之右實則攻左左實則攻右不成道我不計也且如漢楚既約分鴻溝乃復還襲之此則不可如韓信囊沙壅水之類何害他師衆非我敵決水使他一半不得渡自合如此有甚不得處又問間謀之事如何曰這箇不可也

管轄人亦須有法徒嚴不濟事今帥千人能使千人依時及節得飯喫亦能有幾人嘗謂軍中夜驚亞夫堅卧不起不起善矣然猶夜驚何也亦是未盡善

兵陣須先立定家計然後以遊騎旋旋量力分外面與敵人合此便是合內外之適若遊騎大遠則却歸不得至如聽金鼓聲亦不忘却自家如何如苻堅養民一敗便不可支持無本故也

異端邪說類

明道先生

天下善惡皆天理謂之惡者非本惡但或過或不及便如此如

楊墨之類 以下合論

楊墨之害甚於申韓佛氏之害甚於楊墨楊氏為我疑於義墨氏兼愛疑於仁申韓則淺陋易見故孟子止闢楊墨為其惑世之甚也佛氏其言近理又非楊墨之比所以為害尤甚楊墨之害亦經孟子闢之所以廓如也

問神仙之說有諸曰若說白日飛昇之類則無若言居山林間保形煉氣以延年益壽則有之譬如一爐火置之風中則易過置之密室則難過有此理也又問楊子言聖人不師仙厥術異也聖人能為此等事否曰此是天地間一賊若非竊造化之機安能延年使聖人肯為周孔為之矣

人有語導氣者問先生曰君亦有術乎曰吾常夏葛而冬裘饑食而渴飲節嗜慾定心氣如斯而已矣

持國曰道家有二住心住則氣住氣住則神住此所謂存三守一曰此三者人終食之頃未有不離者其要只在收放心胎息之說謂之愈疾則可謂之道則與聖人之學不干事聖人未嘗說著若言神住則氣住則是浮屠人定之法雖謂養氣猶是第二節事亦須以心為主

學者於釋氏之說直須如淫聲美色以遠之不爾則駸駸然入於其中矣顏淵問為邦孔子既告之以五帝三王之事而復戒以放鄭聲遠佞人曰鄭聲淫佞人殆彼佞人者是他一邊

佛宗理要 卷六
佞耳然而於已則危只是能使人移故危也至於禹之言曰
何畏乎巧言令色巧言令色直消言畏只是須著如此戒慎
猶恐不免釋氏之學更不消言常戒到自家自信後便不能
亂得

聖人致公心盡天地萬物之理各當其分佛氏總爲一己之私
是安得同乎聖人循理故平直而易行異端造作大小大費
力非自然也故失之遠

釋氏說道譬之以管窺天只務直上去惟見一偏不見四旁故
皆不能處事聖人之道則如在平野之中四方莫不見也

佛氏不識陰陽晝夜死生古今安得謂形而上者與聖人同乎
周茂叔云看一部華嚴經不如看一艮卦

學要在自得佛氏言印證者豈自得也其自得者雖其人言亦
不動待人之言爲是何自得之有

人能放這一箇身公共放在天地萬物中一般看則有甚妨礙
雖萬身何傷乃知釋氏苦根塵者皆自私者也

佛學一作氏只是以生死恐動人可怪二千年來無一人覺此是
被他恐動也聖賢以生死爲本分事無可懼故不論死生佛
之學爲怕死生故只管說不休下俗之人固多懼易以利動
至於禪學者雖自曰異此然要之只是此箇意見皆利心也
舊嘗問學佛者傳燈錄幾人云千七百人某曰敢道此千七

百人無一人達者果有一人見得聖人朝聞道夕死可矣與曾子易簣之理臨死須尋一尺布帛裹頭而死必不肯削髮胡服而終是誠無一人達者禪者曰此迹也何不論其心曰心迹一也豈有迹非而心是者也上下本末內外都是一理也方是道莊子曰遊方之內遊方之外者方何嘗有內外如此則是道有隔斷內面是一處外面又別是一處豈有此理學禪者曰草木鳥獸之生亦皆是幻曰子以爲生息於春夏及至秋冬便却變壞便以爲幻故亦以人生爲幻何不付與他物生死成壞自有此理何者爲幻

經德不回乃教上等人禍福之說使中人以下知所畏懼修省亦自然之理耳若釋氏怖以學道則立心不正矣

或問維摩詰云火中生蓮花是可謂希有在欲而行禪希有亦如是此豈非儒者事子曰此所以與儒者異也人倫者天理也彼將其妻子當作何等物看望望然以爲累者文王不如是也有生者必有死有始者必有終此所以爲常也爲釋氏者以成壞爲無常是獨不知無常乃所以爲常也今夫人生百年者常也一有百年而死者非所謂常也釋氏惟其私智所及而言之至以天地爲妄何其陋也張子厚尤所切齒者此耳

又曰釋氏處生死之際不動者有二有英明不以爲事者亦有

昏愚爲人所誤以前路自有去處者

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自謂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爲無不周徧實則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自道之不明也邪誕妖異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於汙濁雖高才明智膠於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是皆正路之蕪蕪聖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以入道

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據今日合人道廢則是今尚不廢者猶只是有那些秉彝卒殄滅不得以此思之天壤間可謂孤立其將誰告耶

伊川先生

莊生形容道體之語儘有好處老氏谷神不死一章最佳

以下合論

問至誠可以蹈水火有此理否曰有之曰列子言商正開之事有乎曰此是聖人之道不明後莊列之徒各以私智探測至理而言也曰巫師亦能如此誠邪欺邪曰此輩往往有術常懷一箇欺人之心更那裏得誠來

聖人以義爲利義安處便爲利如釋氏之學皆本於利故便不是

釋氏之學更不消對聖人之學比較要之必不同便可置之今

窮其說未必能窮得他。比至窮得自家已化而為釋氏矣。今且以迹上觀之。佛逃父出家。便絕人倫。只為自家獨處於山林。人鄉裏豈容有他物。大率以所賤所輕施於人。此不惟非聖人之心。亦不可為君子之心。釋氏自己不為君臣父子夫婦之道。而謂他人不能如是。容人為之而已。不為別做一等人。若以此率人。是絕類也。至如言理性。亦只是為死生。其情本怖死愛生。是利也。

釋氏之說。若欲窮其說而去取之。則其說未能窮。固已化而為佛矣。只且於迹上考之。其設教如是。則其心果如何。固難為取其心。不取其迹。有是心。則有是迹。王通言心迹之判。便是亂說。不若且於迹上斷定。不與聖人合。其言有合處。則吾道固已有。有不合者。固所不取。如是立定。却省易。一作力

儒者其卒必多一作入異教。其志非願也。其勢自然如此。蓋智窮力屈。欲休來。又知得未安穩。休不得。故見人有一道理。其勢須從之。譬之行一大道。坦然無阻。則更不由徑。只為前面逢著山。逢著水。行不得。有窒礙。則見一邪徑。欣然從之。儒者之所以必有窒礙者何也。只為不致知。知至至之。則自無事可奪。今夫有人處於異鄉。元無安處。則言某處安。某處不安。須就安處。若已有家人言他人家為安。已必不肯就彼。故儒者而卒歸異教者。只為於已道實無所得。雖曰聞道。終不曾實。

有之。

釋氏之學。又不可道他不知。亦儘極乎高深。然要之卒歸乎自私自利之規模。何以言之。天地之間。有生便有死。有樂便有哀。釋氏所在。便須覓一箇綴姦打訛處。言免死生。齊煩惱。卒歸乎自私。老氏之學。更挾些權詐。若言與之。乃意在取之。張之。乃意在翕之。又大意在愚其民。而自智。然則秦之愚黔首。其術亦出於此。

釋氏有出家出世之說。家本不可出。却爲他不父其父。不母其母。自逃去。固可也。至於世則怎生出得。旣道出世。除是不戴皇天。不履后土。始得。然又却渴飲而饑食。戴天而履地。

佛家有印證之說。極好笑。豈有我曉得這箇道理。後因他人道。是了方是。他人道不是。便不是。又五祖令六祖三更時來傳法。如期去。便傳得。安有此理。

問惡外物如何。曰。是不知道者也。物安可惡。釋氏之學。便如此。釋氏要屏事。不問這事。是合有邪。合無邪。若是合有。又安可屏。若是合無。自然無了。更屏什麼。彼方外者。苟且務靜。乃遠迹山林之間。益非明理者也。世方以爲高。惑矣。

問方外之士。有人來看他。能先知者有諸。曰。有之。向見高山。董五經能如此。問何以能爾。曰。只是心靜。靜而後能照。又問。聖人肯爲否。曰。何必聖人。使釋氏稍近道者。便不肯爲。

釋氏常言庵中

坐却見庵外事
莫是野狐精 釋子猶不肯為况聖人乎

程子之蓋屋時樞密趙公瞻持喪居邑中杜門謝客使侯隲語子以釋氏之學子曰禍莫大於無類釋氏使人無類可乎隲以告趙公公曰天下知道者少不知道者衆自相生養何患乎無類也若天下盡為君子則君子將誰使侯子以告子曰豈不欲人人盡為君子哉病不能耳非利其為使也若然則人類之存不賴於聖賢而賴於下愚也趙公聞之笑曰程子未知佛道弘大耳子曰釋氏之道誠弘大吾聞傳者以佛逃父入山始能成佛若儒者之道則當逃父時已誅之矣豈能俟其成佛也

聖人之言依本分至大至妙事語之若尋常此所以味長程子之說纔見得些便驚天動地言語走作却是味短只為乍見不似聖人見慣如中庸言道也道也道也無臭四字總括了多少釋氏言非黃非白非鹹非苦多少之語或謂佛之理比孔子為徑曰天下果有徑理則仲尼豈欲使學者迂遠而難至乎故外仲尼之道而出徑則是冒險阻犯荆棘而已

附錄

朱子遺書外書目序

右程氏遺書二十五篇二先生門人記其所見聞答問之

書也。始諸公各自爲書。先生沒而其傳寔廣。然散出並行。無所統一。傳者頗以己意私竊竄易。歷時既久。殆無全篇。熹家有先人舊藏數篇。皆著當時記錄主名。語意相承。首尾通貫。蓋未更後人之手。故其書最爲精善。後益以類訪求得凡二十五篇。因稍以所聞歲月先後第爲此書篇目。皆因其舊而又別爲之錄。如此以見分別次序之所以然者。然嘗竊聞之伊川先生無恙時。門人尹焞得朱光庭所抄先生語。奉而獻諸先生。先生曰。某在何必讀此書。若不得某之心。所記者徒彼意耳。尹公自是不敢復讀。夫以三

先生唱明道學於孔孟既沒之後。可謂盛矣。而

當時從遊之士。蓋亦莫非天下之英材。其於先生之嘉言善行。又皆耳聞目見而手記之。宜其親切不差。可以行遠而先生之戒。猶且丁寧若是。豈不以學者未知心傳之學而滯於言語之間。或者失之毫釐。則其謬將有不可勝言者乎。又况後此且數十年。區區掇拾於殘編墜簡之餘。傳誦道說。玉石不分。而謂真足以盡得其精微嚴密之旨。其亦誤矣。雖然。先生之學。其大要則可知已。讀是書者。誠能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進其知。使本立而知益明。知精而本益固。則日用之間。且將有以得乎先生之心。而於疑信之傳。可坐判矣。此外諸家所抄尚衆。率皆割裂補綴。非復

本篇異時得其所自來當復出之以附今錄無則亦將去其重複別爲外書以待後之君子云爾

右程氏外書十二篇熹所序次可繕寫始熹序次程氏遺書二十五篇皆諸門人當時記錄之全書足以正俗本紛更之繆而於二先生之語則不能無所遺也於是取諸集錄參伍相除得此十有二篇以爲外書夫先生之言非有精粗之異而兩書皆非一手所記其淺深工拙又未可以一槩論其曰外書云者特以取之之雜或不能審其所自來之視前書學者尤當精擇而番取之耳

二程子卷六終

讀二程子緒言

讀二程子書親切莫如文集文集皆二程手筆煌煌制作生平盡見次則經解經解猶當日手筆也遺書次經解外書又次遺書蓋遺書雜出門弟子手筆外書則并出外人也

大程與周子後儒往往並稱然大程以天資而言則近於周而優於朱以功用而言則開先之力固讓於周而啓後之勞亦遜於朱也

二程之學人多推大程然大程實是天資勝其所行自無隔礙若學問則次程儘有深入處不易及也橫渠集中亦推次程然行處却每有隔礙

朱光庭謂明道得聖人之誠此言雖似少過然亦庶幾近之明道生平論新法及待介甫最爲得宜只是胸中廓然大公功不必自己出名不必自己成惟以朝廷天下爲心故能如此他人却便不能此同爲君子而有化與未化之分也

明道請修學校劄子與伊川看詳學校文公貢舉私議皆論學校然語其等第則伊川不如文公文公不如明道蓋伊川文公不過近代之法明道則通於三代矣

明道論十事亦近三代設施與王荆公上神宗書似同而實不同若使見諸事業隆古之風可復惜乎舍此而就彼亦有宋之不幸也

程子定性書在鄂時作年甚少朱子言其一篇之中無下手處予謂卽此可見明道天分高近於生知下語自別也

明道說詩只點掇地念過便令人意解此是明道善開發人處今讀其解詩益知親承之妙也

程子惡亦不可不謂之性此語本無可疑蓋說性離氣質不得猶之說太極離陰陽不得也

人或以三黨之說爲伊川答者非也人除是不講學講學則必有徒與有徒與則人必忌之不惟小人忌之君子亦忌之雖孔孟猶所不免但君子不黨則在乎立心公正耳次程立心近隘不如大程自是氣質之性世以其學術近方來蜀黨之請者宜

矣至於明道接人渾是一團和氣宜乎與世無尤然讀年譜李
定何正臣亦劾其學術迂濶趨向僻異士憎茲多口庸何傷
伊川隘邵堯夫不恭然兩人之學過夷惠遠矣予是以嘆三代
而後人多吝人以聖人之稱也

伊川顏子所好何學論全本周子太極圖說此見古人學問淵
源不苟而胡安定復能於稿人中識之針芥之投豈欺我哉
經筵是人主莫大事從來視屬具文伊川克舉其職上太皇太
后書及經筵三劄真可爲古今作則彼以坐講爲嫌者俗儒之
見諛臣之習耳講官坐講所以重聖人所以重道非以自夸大
也輒近君臣佞佛率往律一膜拜僧徒而不以爲恥一聞儒官坐
講輒羣然爭執爲不可雖賢者亦不能卓然有見不知何以顛
倒悖謬若斯極也

上仁宗書大槩似賈誼治安策語猶有少年氣但所見不同使
能置身三代高視叔季儒者所以不同於縱橫也集中不載學
者另讀之可耳

伊川易傳一生精力在此畢竟與他經解不同觀者須讀全書
勿以此限可也

性卽理也一語朱子極稱述爲伊川所獨造予竊謂不過祖述
周子太極圖說非創語也圖說以人極配太極理則一耳在天
地萬物爲太極在人卽爲人極人極者性也性非理而何

伊川言喜怒哀樂未發之中寂然不動者也南軒云伊川此處小差未發之中衆人之常性寂然不動聖人之道心子謂伊川不錯但未發時聖凡之性同而存養之功異耳

伊川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此語說得最好朱子以爲太深無捉摸恐亦爲初學言之耳

伊川語有近禪者如雷從起處起及東西銘恐起爭端之類大抵語近掉弄便易入禪學者不可不察

讀經解見程朱議論有不同者亦不必甚異蓋古人讀書各有悟入自得處非同帖括家言如孔子讀易孟子引詩引書大槩可見讀者得之言外可也

讀一程遺書如觀二代鼎彝古色淵然時有水土剝蝕不可辨識處

大抵學問從草昧中開闢最難五經四書在周程時方草昧經營漸漸開闢至朱子則木拔道通矣然朱子註說中或尚有一二未安譬猶康莊大道不無微草餘莠後人偶見芟除輒欲以傲前烈祇見其不知量也

能鱗謹識

論定性書

人得天地中氣以生而性各焉性者理而已而非氣則理罔附
易曰繼之者善成之者性故論性不論氣不備而竟執氣以爲
性則又淪于告子之偏矣孔子曰性相近也言所賦雖有清濁
厚薄之殊而理則一若習則倍蓰千萬遠莫甚焉此誠萬世言
性之祖也純公程子定性書謂性無內外竊得申其說而論之
彼以性爲空者曰性無善惡然則謂太極無陰陽可乎程子曰
惡亦不可不謂之性卽其所謂惡者非指夫不仁不智無禮無
義之錮于習者而言也不過謂陰陽剛柔燥濕之偏耳仁義禮
智根于心性所同也仁過而柔義過而剛氣所殊也沉潛剛克

高明柔克由殊以歸於同也孟子曰非天之降才爾殊又曰是豈人之情也哉又曰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才情且不任惡而何疑於性善乎性善則合內外而皆定于理也若必收視返聽絕慮忘言廢棄一切而後言定則既遺其外安所爲內也故自視聽言動約于禮久而動容周旋無不中焉靜而定動而亦定動中之靜固定靜中之動亦定不分二時不落二義呼吸相生如環無端不能判呼爲動而吸爲靜也動靜不分所以爲動靜者自定定也者固所云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者與是故推而言之以堯爲君文思安安定之則也萬邦協和定之効也卽洪水懷襄而亦未嘗不定以舜爲臣玄德升聞定之通也百揆時叙定之復也卽烈風雷雨而亦未嘗不定故曰堯舜性之也禹稷定焉而治水如是躬稼如有天下而不與焉亦如是湯武能定慙德與養晦同心伊周能定放桐與征東同道文王不定烏能不帝孔子不定安得不王顏子定而不改其樂孟子定而四十不動心易曰殊途同歸百慮一致定故也由是觀之從古內聖外王非定不能盛其德非定不能大其業日新富有往而不窮又何必灰心稿形棲玄入窈抑絕其外而固蔽其內然後爲定性也哉是故兩儀立而定尊卑三才分而定高下五行定而有象八卦定而有方四時定而有候萬物定而草木禽魚有形雖其間陰陽開闔莫知終始化育流行於穆不已似不可以

一定言者抑知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
 其情順萬物而無情誠有如書中所指語約而義精者哉是故
 聖人與天地準盡其性而未能盡人物之性猶之乎未盡其性
 脩己而未能安人安百姓猶之乎未能脩己性焉得有內外耶
 彼以義為外者既不知義以方外之旨又烏可以語定性哉讀
 程子而求其旨當以是書為要領云

後學能鱗撰

